廣陽雜記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廣陽雜記

(一)

劉廷獻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功順堂叢書及畿輔叢書皆收有此書功順堂在前故據以排印

劉處士墓表

北平　王源撰

劉處士。諱獻廷。字繼莊。別號廣陽子。大興人。生於戊子七月二十六日。年四十有八。卒于吳。歲在乙亥七月六日。與妻張氏合葬于吳之陸墓山。祖□□。父鑌。爲名醫。母張氏吳氏。相傳其先爲吳人。曾祖以上俱無考。（處士自言如此。）處士穎悟絕人。博覽。負大志。不仕。不肯爲詞章之學。年十九。親歿。挈家而南。隱于吳。初吳有高僧說法。士人醵金。從之講法華。處士聞之與焉。坐食頃。伏几而鼾。僧說罷。處士鼾亦罷。明日復往如故。衆竊笑。僧詫曰。客何爲者。呼與語。則大驚。拜伏地。曰。公神人也。掖登座。處士夷然登座。不讓。暢衍厥旨。衆大說。僧率衆蒲伏。願爲弟子。處士笑曰。吾正若誤耳。豈爲浮屠學者哉。拂衣去。由是從游者日衆。嘗爲學者曰。聖人謂人爲天地之心。人渺焉爾。且衆胡爲天地之心。嘗學易而得其說。乾也坤也。初交而生風雷。無形也。水火次之。形而虛。山澤又次之。實矣。由是草木生焉。鳥獸育焉。草木鳥獸不已。章乎。未竟也。草木不實。則草木之生未竟。而草木熄。天不生人。則天之生未竟。而天地之生熄。人者。天地之實也。故曰。人爲天地之心。身豈心哉。心心爾。所謂仁也。天地不能爲者。人爲之。剝復否泰。存乎運。而轉移之者心。人苟不能斡旋氣運。徒以其知能爲一身家之謀。則不得謂之人。何足爲天地之心哉。故處士生平。志在利濟天下後世。造就人才。而身家非所計。其挈家而南也。尚有貲數千金。以交游濟危難。散去。鄰舍一女子許字。

夫貧流于外母將改聘之女誓不從處士聞之惻然時僅餘藥肆一廛立罄金壽其夫贈使婚娶而家益貧久之西南大亂民惶惑不聊生處士乃入洞庭山學益力亂定妻張氏旋卒于是慨然欲徧歷九州覽其山川形勢訪遺佚交其豪杰博采軼事以益廣其見聞而質證其所學故尚書徐健庵及其弟故大學士立齋兩先生聘之不就至是歸里將付其子燮于其兄御史賓廷徐又聘之乃就而予以修明史亦館于徐與處士道同志合日討論天地陰陽之變伯王大略兵法文章典制古今興亡之故方域要害近代人才邪正其意見之同猶聲赴響而處士于禮樂象緯醫藥書數法律農桑火攻器製傍通博考浩浩無涯涘嘗從容謂余曰吾志若不就他無所願但願先子死耳予驚問故曰吾生平知已舍子其誰得子爲吾傳以傳復何恨哉嗚呼生死無關于天下不足爲天下士即爲天下士不能與古人爭雄長亦不足爲千古之士若處士者其生其死固世運消長所關而上下千百年中不數見之人也顧留京師四年有奇遇而訖不見用庚午復至吳遂南遊衡嶽因而歸方謀與同志結茅著書終老乃不一年死矣處士爲人良易負絕世之學而虛衷常自下誨人諄諄不倦其少也讀書每竟夜不臥父母禁不予膏火則然香代之因眇一目又折其左肱落落攝敝衣冠躑躅風塵中人無敢易之者蓋其心廓然大公以天下爲己任使得志行乎時建立當不在三代下而竟溘然賫志以死也豈不悲乎死之日門弟子哀號擗踊不欲生行路咨嗟涕洟予在京聞之驚痛欲絕召其子燮于天津與友人斂金爲位哭之而使燮奔喪于吳未幾遂得吉壤以葬予不及銘其壙己卯正月過吳始一拜其墓而流涕爲之表嗚呼處士之心天地所以

不熄之心也古聖賢以其心傳于後而古聖賢未嘗死天下有以處士之心爲心者處士又豈死哉後之覽者尙其有感而興焉

劉繼莊傳

全祖望撰

劉繼莊者。名獻廷。字君賢。順天大興縣人也。先世本吳人。以官太醫。遂家順天。繼莊年十九。復寓吳中。其後居吳江者三十年。晚更遊楚。尋復至吳。垂老始北歸。竟反吳卒焉。崑山徐尚書善下士。又多藏書。大江南北宿老爭赴之。繼莊遊其間。別有心得。不與人同。萬隱君季野於書無所不讀。乃最心折於繼莊。引參明史館事。顧隱君景范。黃隱君子鴻。長於輿地。亦引繼莊參一統志事。繼莊謂諸公攷古有餘。而未切實用。及其歸也。萬先生尤惜之。予獨疑繼莊出於改步之後。遭遇崑山兄弟。而卒老死於布衣。又其栖栖吳頭楚尾間。漠不爲枌榆之念。將無近於避人亡命者之所爲。是不可以無稽也。而竟莫之能稽。且諸公著述。皆流布海內。而繼莊之書。獨不甚傳。因求之幾二十年不可得。近始得見其廣陽雜記於杭之趙氏。蓋薛季宣王道甫一流。嗚呼。如此人才。而姓氏將淪於狐貉之口。可不懼哉。繼莊之學。主於經世。自象緯律歷以及邊塞關要財賦軍器之屬。旁而岐黃者流。以及釋道之言。無不留心。深惡雕蟲之技。其生平自謂於聲音之道。別有所窺。足窮造化之奧。百世而不惑。嘗作新韻譜。其悟自華嚴字母入。而參之以天竺陀羅尼。泰西蠟頂話。小西天梵書。暨天方蒙古女直等音。又證之以遼人林益長之說。而益自信。同時吳修齡自謂蒼頡以後第一人。繼莊則曰。是其於天竺以下書皆未得通。而但略見華嚴之旨者也。繼莊之法。

先立鼻音二以鼻音爲韻本有開有合各轉陰陽上去入之五音陰陽卽上下二平共十聲而不歷喉脣舌齒脣之七位故有橫轉無直送則等韻重疊之失去矣次定喉音四爲諸韻之宗而後知泰西蠟頂話女直國書梵音尙有未精者以四者爲正喉音而從此得半音轉音伏音送音變喉音又以二鼻音分配之一爲東北韻宗一爲西南韻宗八韻立而四海之音可齊於是以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與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以有餘不盡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共三十二音爲韻父而韻歷二十二位爲韻母橫轉各有五子而萬有不齊之聲攝於此矣嘗聞康甲夫家有紅毛文字惜不得觀之以合泰西蠟頂語之異同又欲譜四方土音以窮宇宙元音之變乃取新韻譜爲主而以四方土音填之逢人便可印正蓋繼莊是書多得之大荒以外者囊括浩博學者驟見而或未能通也其論向來方輿之書大抵詳於人事而天地之故概未有聞當於疆場之前別添數則先以諸方之北極出地爲主定簡平儀之度制爲正切線表而氣節之後先日蝕之分杪五星之陵犯占驗皆可推矣諸方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嶺南之梅十月已開桃李臘月已開而吳下梅開於驚蟄桃李開於淸明相去若此之殊今世所傳七十二候本諸月令乃七國時中原之氣候今之中原已與七國之中原不合則歷差爲之今於南北諸方細考其氣候取其核者詳載之爲一則傳之後世則天地相應之變遷可以求其徵矣燕京吳下水皆東南流故必東南風而後雨衡湘水北流故必北風而後雨諸方山水之向背分合皆當按籍而列之而風土之剛柔暨陰陽燥溼之徵又可以次第而求矣諸方有土音又有俚音蓋五行氣運所宜之不同各譜之爲一則合之

士產則諸方人民性情風俗之徵皆可推而見矣此固非一人所能爲但發其凡而分觀其成良亦古今未有之奇也其論水利謂西北乃二帝三王之舊都二千餘年未聞仰給於東南何則溝洫通而水利修也自劉石害擾以訖金元千有餘年人皆草草偷生不暇遠慮相習成風不知水利爲何事故西北非無水也有水而不能用也不爲民利乃爲民害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漂沒民居無地可瀦無道可行人固無如水何水亦無如人何廣學士始奮然言之郭太史始毅然行之未幾竟廢三百年無過而問者有聖人者出經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興而後足食教化可施也西北水利莫詳於水經酈注雖時移勢易十猶可得其六七酈氏略於東南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當詳正在西北欲取二十一史關於水利農田戰守者各詳考其所以附以諸家之說以爲之疏以爲異日施行者之考證又言朱子綱目非其親筆故多迂而不切而關係甚重者反遺之當別作紀年一書凡繼莊所撰著其運量皆非一人一時所能成故雖言之甚殷而難於畢業是亦其好大之疵也又言聖王之治天下自宗法始無宗法天下不可得治宜特爲一書以發明之是則儒者之至言而惜其書亦未就予之知繼莊也以先君先君之知繼莊也以萬氏及余出遊於世而繼莊同志如梁質人王崑繩皆前死不得見卽其高弟黃宗夏亦不得見故不特繼莊之書無從蹤迹而逢人問其生平顛末杳無知者因思當是時安溪李閣學最留心音韻之學自謂窮幽探微而絕口不道繼莊與修齡咄咄怪事絕不可曉何況今日去之六七十年以後□□□并其出處本末而莫之詳益可傷矣近者吳江徵士沈彤獨爲繼莊立傳蓋繼莊僑居吳江之壽聖院最久諸

沈皆從之遊。及其子死無後。卽以沈氏子爲後。然其所後子。今亦亡矣。故彤所爲傳。亦不甚詳。若其謂繼莊卒年四十八。亦恐非也。繼莊弱冠居吳。歷三十年。又之楚之燕。卒死於吳。在壬申以後。則其年多矣。蓋其人蹤迹。非尋常遊士所閱歷。故似有所諱。而不令人知。彤蓋得之家庭諸老之傳。以爲博物者流。而未知其人。予則雖揣其人之不凡。而終未能悉其生平行事。乃卽據廣陽雜記出於宗夏所輯者。略求得其讀書著書之概。因爲撮拾而傳之。以俟異日更有所聞而續序之。

予又嘗聞之萬先生。與繼莊共在徐尙書邸中。萬先生終朝危坐觀書。或瞑目靜坐。而繼莊好遊。每日必出。或兼旬不返。歸而以其所歷。告之萬先生。萬先生亦以其所讀書證之。語畢復出。故都下求見此二人者。得侍萬先生爲多。而繼莊以遊罕所接。時萬先生與繼莊。各以館脯所入。鈔史館祕書。連甍接架。尙書旣去官。繼莊亦返吳。而萬先生爲明史館所留。繼莊謂曰。不如與我歸。共成所欲著之書。萬先生諾之。然不果。繼莊返吳不久而卒。其書星散。及萬先生卒於京。其書亦無存者。繼莊平生講學之友。嚴事者曰梁谿顧畇滋衡山王而農。而尤心服者曰彭躬菴。以予觀之。躬菴尙平實。而繼莊之恢張。殆有過之。惜乎不得盡見其書。以知其人。更二三十年。直泯沒矣。世有如晁子止、陳直卿者。倘附存其新韻譜之目。而以予所述其書之大意。志於其後。猶可慰繼莊於身後也。繼莊書中所述大兵征俄羅斯及王輔臣反平涼文。俱極可喜。繼莊之才極矣。顧有一大不可解者。其生平極許可金聖歎。故吳人不甚知繼莊。間有知之者。則以繼莊與聖歎並稱。又咄咄怪事也。聖歎小才耳。學無根柢。繼莊何所取而

許可之.乃以萬季野尚有未滿.而心折於聖歎.則吾無以知之.然繼莊終非聖歎一流.吾不得不爲別白也.

廣陽雜記卷第一

清　大興劉獻廷繼莊著

彭秋水聞人言。雲南西面。爲緬國。至此地皆平坦。無復高山大澤矣。

傅宏烈。字竹君。江西進賢人。永歷時爲遷江縣知縣。于王國光麾下投誠。詭云中書。授韶州府同知。陞慶陽府知府。上書論平西。上知其忠密。敕廣西梧州安置。

吳應期岳州失守。退至交水。郭壯圖絞殺之。以其失陷封疆也。壯圖與應期有宿憾焉。應期字維周。舜投四凶于四裔。以禦魑魅。四裔者。四夷也。余謂四凶在朝。雖爲凶族。然有君子所不能及者。是以彼之下駟。亦足以走我之上駟也。不然。亦豈能以變四夷、禦魑魅哉。今之君子。且有居中國而身爲魑魅者。不知舜何以處之。

清世爵一品精奇尼哈哈番。二品阿思尼哈哈番。三品阿達哈哈番。四品擺他喇哈哈番。五品拖沙喇哈哈番。

東四旂。鑲黃。正白。鑲白。正藍。　西四旂。正黃。正紅。鑲紅。鑲藍。

正黃。鑲黃。正白。爲上三旂。無王。但有都統。卽固山額巾。副都統。卽梅勒章京。每旂滿洲蒙古漢軍。各掌印都統一員。副都統二員。

每八旂。滿洲有纛章京一員。職與都統等。止管擺呀喇掌龍纛。

每旂。喀把什蝦二員。職與副都統等。

又東西四旂。各有喀喇昂邦一員。職與都統等。俱單管喀巴什。

每旂。甲喇章京滿洲六員。蒙古二員。漢軍五員。職俱三品。八旂滿洲蒙古漢軍。共牛彔章京一千員。職四品。每牛彔下。有分得撥什庫一員。職六品。小撥庫六名。小撥什庫輪班管事。不分人數。每牛彔下。馬甲三十副。內有工匠一名。喀把什二名。郭吃喝擺呀喇二名。跟王爺大擺呀喇十七名。另有壯大一名。管轄擺呀喇十七名。步甲二十名。無馬。不出兵。止守城當差。無帳房。內有步兵撥什庫二名。

每牛彔鐵匠一名。鞍匠一名。

每馬甲一名。帳房一頂。私自備用者。或二三四人合一頂聽便。

馬甲箭五十條。弓刀各一。

馬甲明盔暗甲。大擺呀喇明甲。

每都統與擺呀喇纛章京。有織金龍纛。蒙古滿洲無月。漢軍有月。

王子三尖龍纛。三稜火炎銀頂。後有蜈蚣旂二。

都統黑纓正邊方旂。

擺呀喇紅纓火炎邊旂。

梅勒章京無纛止有標四旂杆長二尺
甲喇章京本色纛無蟒
半朁在家有官纛二杆漢京疑當作軍一杆出兵加甲喇章京銜有纛
分得撥什庫遇出戰分兵之時外加甲喇章京銜有纛
加甲喇章京出兵爲夸蘭大有纛
小撥什庫背旂一杆方二尺黑纓
喀把什先鋒營壯大頭帶翎有飛虎背旂方二尺狐尾
擺呀喇壯大斜尖本色旂紅纓
甲喇章京俸銀一百三十一本下有一字兩白米一百三十斛計六十五石出兵有行糧每月銀六兩每日米八合三勺馬草二束料五升
半朁章京俸銀一百零五兩米一百零五斛出兵每日加米八合三勺每月銀六兩
分得撥什庫每年銀六十兩米六十斛出兵每月加銀四兩
小撥什庫每年銀四十八兩米四十八斛出兵每日加小米八合三勺每月銀二兩
壯大喀把什與分得撥什庫同擺呀喇壯大亦與分得撥什庫同
加藍大每年銀八十五兩米八十五斛出兵行糧與撥什庫同

馬甲每年銀三十六兩米四十六斛出兵行糧與撥什庫同
步甲每年銀十八兩米二十二斛
鐵匠鞍匠每年銀十二兩米二十二斛出兵有口糧月糧擺呀喇每年銀四十八兩米四十八斛
步甲撥什庫每年銀二十四兩米二十二斛
當日原圈地每人六賞一賞六畝共地三十六畝如家有壯丁二名該地七十畝人多者照數加增當差照人算數東西四旂共烏可勒一員卽九門提督
東西四旂各喀喇大一員職與梅勒同
烏可勒喀喇大皆管步兵兼管九門把門馬甲每門滿洲蒙古共二十名每門有章京二名食俸八十五兩馬夫二名
每甲喇章京管牛彔或十三十四十五不等各甲喇下管加藍大四名單管步兵職五品步軍滿洲蒙古漢軍各固山大一員職與甲喇章京同俸亦同
何督師騰蛟長沙被害相傳永歷中贈中湘王萬季埜述吳漢槎言乃忠襄王中湘誤也督師黎平人贈黎平王謚忠襄漢槎吳江人尊人名晉錫曾爲湖廣巡撫故知之甚悉及檢劫灰錄乃云贈中湘王謚忠烈云
隆武諱聿鍵終于福建紹武諱聿鐫終于粵西永歷諱由榔終于夜郎魯監國諱以海終于海外絕奇萬

季野云.

刼灰錄.乃馮甦所著.甦字再來.

鼜字莫侯切.字書.大雨也.未詳出何書.田喜鼜.字子湄.山西馬邑人.辛丑進士.今爲內閣學士.

尋.風呂切.音許.商冠名.詩大雅.常服黼尋.禮王制.殷人尋而祭.又覆也.又休居切.音吁.義同.毛氏曰.從吁從月.誤作從曰.或書作哼.亦誤.

馮保之逐新鄭.其謀全出華亭.江陵特與聞耳.陶子師云.張獻忠在蜀.置平東定西安南撫北四將軍.以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四人爲之.又以孫可望爲前軍先鋒.

辟臭蟲方.用木瓜打碎.燒煙薰之.若加人言少許.其子粒粒皆爆碎.

馬背之藉峯.世俗或書作屧.攷之字書.屧悉協切.音奕.說文.履中薦也.又屐也.南史.齊江泌少貧.晝則斫屧.夜則隨月讀書.案此.則音義皆非也.又有屧字.他計切.音替.履中薦也.此則義同而音異.又有屟字.悉協切.音奕.六書正譌.俗作屧.非.又有屜字同屧.亦非馬背藉峯者.惟有屜字.他計切.注云鞍屜.確是此字無疑.

山東仲家淺廟三進.康熙六年.巡鹽御史顧如華建.案碑文.子路殳名.鳧子路生于泗水.葬于開州.黃巾之亂.宗人遷仲家淺.唐貞觀間.封衞侯.宋顯慶間.進河內公.又改衞國公.明崇禎壬午衍聖公孔胤植請于朝.以六十一代孫于陛字玉鉉者.爲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

永歷之走安龍。孫可望將圖不軌。行在所有古井。壓以巨石。上書符篆。可望詢之土人。云井有孽龍。昔張三丰鎮之于此。不可開也。可望恃有天命。強發之。水忽湧上。可望驚走。水已及可望膝。土人呼曰。此龍來朝王。王命免朝。則水退矣。可望且走且呼。連曰免朝免朝。而水來益甚。且及帝居。衆又呼曰。此龍來朝萬歲。以萬歲命免朝。水其退乎。遂聞之於帝。衆傳呼萬歲免朝。水應聲而退。復歸于井矣。遂更以石壓之。可望自是知天命不在也。其謀始頓息。

又永歷在滇中。駐蹕一山。土人云。此地瘴氣最厲。外人住此。無不死者。萬歲不宜留此。帝曰。吾居之。何瘴之有。自此瘴氣全消。茲山至今無瘴。

日本國人無不佩刀。兵二民一。婦無。

裹踬音烏踬。銀之別名。卽馬踬銀也。

楊可師曰。寧波人有以魚須爲尺者。色黑若牛角。柔若藤。蓋出日本國云。

方聲遠云。考鄴都三臺碑記。銅雀已沒水中。冰井尚留其半。金鳳上有眞武閣。乃獨存耳。案齊文宣帝本紀。天保九年八月。改銅雀曰金鳳。眞武曰聖應。冰井曰崇光。則金鳳銅雀一也。何以碑記之誤若此。書之俟攷。

誖字普故切。諫也。未詳出何書。諑字倉先切。言語和悅也。說文。徐語也。又虞怨切。又遇玄切。義皆同。

樂律參解四卷。成都楊雲鶴先生著。一號研溥先生。頗有發明。先天圖義管窺成疑二卷。歙州黃爲赤子

心著一號葵齋。

李成平家人朱老女。年二十餘歲。患怯症。與諸藥服。皆不愈。有能求方于神者。先擲筊于神前。以決可醫不可醫。而後求方焉。竹籤三百餘根。籤書一藥于上。于神前掣之。遇籤書止字者。則方成矣。朱老女求得一方。服之立愈。甚奇。乃黃連黃芩黃柏麻黃烏梅山查竹葉燈草之八味也。

朱雪鴻云明時。松江顧仲言幼時。入陸文靖公宅觀燈。爲文靖所識拔。相從至京師。因入夏桂洲幕中。久之。以薦受尚寶司少卿。時嚴嵩入相。仲言識其奸。勸桂洲爲之備。桂洲不納仲言。乃持三百金屬西山僧某買一棺。貯寺中。而佯狂棄官。與羣兒行乞燕市。未幾。桂洲爲嵩所譖殺。屍莫敢收。仲言伺夜與羣兒負桂洲身首納棺中。嵩心知仲言之爲也。召而鞫之。仲言大聲曰。是我是我。然終不告公屍處也。問亦何爲。且公已殺之矣。又欲棄其屍。此豈國法所在耶。嵩意解。叱之去。仲言乃扶棺葬之鄉。爲文祭之曰。古人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太師有焉。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余小子何多讓焉。嗚呼哀哉。尚饗。

方日生曰。新城有洞山。長六七里。火而行。或廣或狹。不一其處。偶一咳唾。響應若雷。六七聲乃止。

徐芳云。明末輔臣溫刻周奢。孫愎李醉。

往聞之長老云。歲在甲寅多亂。予初不之信。及按史傳。堯之洪水。幽王之得褒姒。呂政之易嬴。新莽之篡漢。皆在是年。而今康熙甲寅。則有吳三桂之亂。其餘比比不可竟數。亦閱世者之所當知也。

汪武曹言。無錫有妖如火。夜飛入人家。攝物乃至數百石。米亦能攜之去。惟怕銅鑼鋼叉。有人以叉擊火

墜地。乃一草人。朱書仰叅夜魅巡視南城一帶地方。又有擊得者。則一紙虎。虎雖不咥人。亦能爪傷人。察之。必有一蟲附體上。此必有妖人行邪術者爲之。自北而南。今至無錫。行將入蘇州界矣。戴皖臣言。此名痲城法。授之者。發誓不傳他人。書符印入墨汁中飲之。而後傳法。其發願文云。只願今生圖富貴。不願七祖入酆都。云行此法者。其七世祖靈。皆入冥獄。武曹又言。崑山有飛賊。夜入人家。竊物捉之。則飛身上屋。如鷹隼之疾。不知爲人爲妖。其腳跡甚小。常入徐道積家。又言。崑城有水。忽赤如血。而泗州盱眙夜有日出。色亦如血。方位常在巳上。泗州望之。如在盱眙。盱眙望之。如在泗州。于初二、十六夜現。異哉。

汪我武曰。金山頭織屨翁有句云。長貧知米價。老健識山名。

夏振叔借山隨筆云。李自成。陝西米脂縣雙泉都人。幼爲僧。還俗。名黃來鸑。于姬氏。牧羊。崇禎三年。入西川賊不沾泥營。自號闖將。祖海父守忠。墳在米脂縣城二百里外三峯子亂山中。崇禎十五年。知縣任邱邊大綬令原葬人李成爲前導。掘海棺。棺中有黑腕骨如墨。頭額生白毛。長六七寸。守忠塚中。盤白蛇一。長一尺二寸。有角。初見人。昂首張口向日。頃之。盤臥如故。守忠骨節間。色如銅綠。生黃毛五六寸許。

筠廊偶筆載宋郡高辛集有異人。不言姓氏。貌若五十許。鄉之白髮者。自言爲兒時見之。已如是。每夏飲人以水。有過者。輒呼曰喫水喫水。烈日下被羊裘。無汗流。裸臥雪中。時飲以酒。一石不醉。

流賊中有號一堵牆者。卽孫可望也。

應潛齋性理大中云。科場搜檢始于賈似道。

玥字魚厥切音月神珠也

康熙十三四年間嘐城知縣趙昕貪黷所得貨載歸故鄉時荒亂鄉人奪之焚其居趙亦隨以狂疾卒于官引發嘐人爭拾瓦礫擊之又佯爲僧負者沒其餘貲妻子貧餒至不能營葬代之者平湖陸隴其也到官之日除弊政絕饋遺薪水取給于家夫人率婢妾以下紡織給魚菜日與紳士之賢者講道論學當午輒出粗糲共食二年詿誤去去之日留者鞠鞠殷殷遮道而哭海內爭欲望見其顏色都人士稱循良吏必以陸當之卒以魏總憲保舉復其官嗚呼貪黷者慘報若彼廉潔者受用若此居民上者可以悟矣

康熙戊午四月五日未時東地震

順治間吳梅村被召三吳士大夫皆集虎邱會餞忽有少年投一函啓之得絕句云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語婁東吳學士兩朝天子一朝臣舉座爲之默然

明初軍制彷彿漢之南北軍錦衣等十二衞衞宮禁者南軍也京營等四十八衞巡徼京口者北軍也而所謂春秋班換兵獨取山東河南中都大寧者則又漢調三輔之意也然太祖以衞兵分隸五府獨稱五軍營自成祖聚兵北伐歸結營團操始設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時有勝兵四十萬以勳臣二人提督之至己巳之變于忠肅選驍騎十五萬分爲十營名曰團營而其餘者曰老家營仍用勳臣提督屬大司馬天順初革團營八年而復成化初再革二年而復又增爲十二營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鼓勇傚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用中貴人監之曰監鎗正德間又簡精銳六千人分隸東西官廳爲聽征嘉靖

庚戌罷團營東西廳復設三大營而改三千營爲神樞營特設提督勳臣一人又時命文臣協理之號曰戎政府崇禎間外有龍驤左龍驤右武驤左武驤右四衞爲天子禁旅名勇衞營後又選京衞幼官應襲舍人六千充護衞名選練營而可用者獨有勇衞營而已

楊可師曰康熙己未遣官祭長白山集議封典部覆引五岳例封爲長白山之神予時心竊疑之以爲岳宜稱帝而僅曰神者不知始于何代及壬戌冬適泰安州謁岱廟讀洪武初祭告碑文有云予起布衣不敢循舊典妄加封號敬稱爲太山之神乃知歷代原有封號神之號始于明太祖而昭代因之議者特未言其故耳劉獻廷曰此百王之所不能易也豈獨昭代哉

康熙中于成龍有三一爲總督一爲知府一爲參將皆有賢聲

康熙丁未見邸鈔云六合開河得黑玉指玦一枚上嵌金牌鑿翼德二字疑張桓侯故物但未知字是何體

寧都邱邦士維屏臨沒示子鉌云食有菜飯著可補衣無譎戾行堪句讀即此眞有見之言也

姚江孫見龍祝髮爲僧號水月居武林壩子門外言人禍福輒奇中浙撫范覲公承謨師事之康熙十九年庚申十一月十五日卒于崑山計其年蓋一百五十有九云

大原王茂京言吳梅村于壬子元旦夢兩青衣來呼曰先帝召汝梅村以爲章皇帝也急往乃見烈皇帝伏哭不能起烈皇帝曰何傷當日不止女一人也語畢命之退至午門見懸白牌一面大書限吳偉業于

八月二十二日到此。遂覺驚。後果以是年月日病卒云。

龍安梁搏九言縣州生員張三顛爲張獻忠所獲。至成都司馬橋題詩橋柱云。生爲明朝人。死作明朝鬼。今赴此江流。不負此江水。卒遇害。

又云。崇禎十年。李自成陷梓潼。教諭會稽詹嘉言遣百姓出城。賊殺之于坑子上。詹生平所著有蜀越互奇一書。

臺灣延平王鄭氏。起于明天啓四年甲子。至清康熙二十二年癸亥。福建提督施烺逼降之。

鄭芝龍子成功。成功子錦。錦子克塽。凡四傳。計六十年。

施烺于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破澎湖。七月十三日。自澎湖進兵。十九日至鹿耳門。入臺灣。二十二日。延平王鄭克塽奉故明魯王第八子朱柏朱慈㸅侯劉國軒伯馬錫蕃等。奉表歸降。荆南寧靜王朱術桂一門八口。卽日自盡。

清康熙二十二年。明永歷三十五年也。錢大于康熙錢。重一錢六分。以紅銅爲之。每千文作銀二兩。三十五當作三十七。時距永歷亡已二十一年。鄭氏鑄永歷錢

臺灣鄭克塽投誠後。設臺灣一府。臺灣鳳山諸羅三縣。而以臺灣廈門巡道統之。

明宗室同鄭克塽降者九人。魯王第八子朱柏。舒城王孫朱慈熔。荆州府寧靜王子朱儼鈐。建昌府益王孫朱鎬。宗室朱熄。南昌府樂安王孫朱浚。荆州巴東王孫朱江。建昌府奉南王孫朱逵。原封建昌。永歷改

住廣東。瀘溪王朱慈㷜。後朱江朱柏朱逵朱儼鈔。安插河南墾荒。朱慈㷜朱浚朱慈熔朱鎬。安插山東墾荒。

鄭克塽降曰。奏繳延平王册一付。延平王印一顆。招討大將軍正印一顆。副印一顆。蓋副印用以隨帶軍前者。又鄭成功受明御營御武副中軍勛戚關防一顆。御營協理行在宗人府關防一顆。御營御武副中軍總統御營軍務印一顆。忠孝伯印一顆。

甲子東巡。衍聖公獻孔融琴一張。周鎛一具。王羲之樂毅論墨蹟一卷。宋搨聖教序一卷。文與可竹一幅。閻古古塞上詩云。地高天近星辰大。春少秋多草木窮。又棧道詩。峯末有峯青漢插。地根無地黑江流。又觀潮詩。月轉中宵成白晝。水吞平地作青天。皆奇句也。

萊陽董樵云。登州海市。不止幻樓臺殿閣之形。一日見戰艦百餘。旂仗森然。且有金鼓聲。頃之。脫入水。又云。崇禎三年。樵赴登州知府蕭。魚小試。適門吏報海市。蓋其俗遇海市。必擊鼓報官府也。蕭率諸童子往觀。見北門外長山。忽穴其中。如城門然。水自內出。頃之上沸。斷山爲二。自辰至午始復故。長山長四十里。去登州府北門。亦四十里。

又云。涉海者云。嘗從海中望岸上。亦有樓觀人物。如岸上所見者。

乙丑年正月二十日。京師舊火藥局地轟。壞屋傷人無數。丁大年云。明自洪武時。卽藏火藥于地穴。地深三十尺。實火藥于中。上蓋石板。再加橫木。復覆以土。以備不虞。至崇禎十五年忽轟。十六年更藏八窖。今

復發其五。

浙江學使者張衡丁艱北歸。將至高郵。燒其次子坐船。火光不上。燎船中器具。皆無恙。盡蠹蒙鏡子銅盤等皆鎔。王金樵讀律佩觿有云。雷發徽州。典肆內外局藏金鐵物。皆以類化而封識如故。兩事頗相似。丁大年云。雷有陰陽。陽者有聲。陰則無聲而能化物。張衡之事。非火也。亦雷之陰者也。

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巳時地震。京城倒房一萬二千七百九十三間。壞房一萬八千二十八間。死人民四百八十五名。

乙丑八月初六夜二更。浙撫大堂內火光如斗。自梁溘下。忽化爲童子。驚呼守宿將卒逐之。下露臺而梁折堂圮。

史記外戚世家。竇太后崩。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嬃。則是東宮者。太后所居之宮也。而後世概以稱太子。攷之西漢。太后居東宮。東漢以後。太子居之。而東漢太后居長樂宮。

康熙二十三年七月。暹羅國由廣東進貢方物三十九種。內象二隻。孔雀八隻。斃其二。六足龜八隻。斃其三。餘莫能知。

直隸獲鹿縣海山石。皆成松形。

康熙二十四年八月。建義侯林興珠。提督劉兆麟。率福建藤牌手征羅刹國。勝之。

乙丑年九月。蒙古科爾沁多羅札克薩圖郡王鄂齊禮科爾沁鎮國公和碩額駙那木齊科爾沁和碩額

駙二等台吉納蘇兒畢力克兒由喜峯口。巴鄰多羅郡王納木達巴鄰多羅額駙阿爾布潭由古北口。多羅郡王沙克沙僧厄由獨石口。鄂爾多思多羅貝勒宋賴普由張家口入闕（一本作闕）問安。于十八日親賜宴于城外蘆溝橋。陳兵以觀之。

寧古塔多榛樹。止三尺許而花大于車輪。夜開人多不見。相傳見者多死云。（遼省處處皆有）

宋牧仲云。春花落瓣。秋花落朵。

徐芳縣楊編云。辛丑夏。如皋縣伐木造海船。鋸一十數圍柏木。中有觀音像。匡石水竹童子鸚鵡之形皆具。乃止勿解。今以一面嵌縣西門僧寺壁中。其一面不知所在。

廣東海關。二年額稅銀十八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兩一錢五分。

江南海稅。二年額稅銀五萬三千六百三十七兩九錢。

寧波海關。二年額稅銀七萬四千。

唐祭北海于洛州。宋明祭于孟州。本朝改祭于混同江。從副都御史徐元珙請也。

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四日。添設貴州七縣。曰貴班。曰清鎮。曰安平。曰安南。曰修文。曰永寧。曰畢節。而偏橋等二十五衞所悉行裁併。

崔菟牀先王贈王克誠（克誠疑王克承）先王園亭詩。有句云。石身偃仰猶堪丈。松意蕭疏不受官。先生取爲座聯。

有叩閽人藍理。自言破澎湖時。洞腹出腸。力戰不已。上授以副將。未幾。遷總兵。案前古納腸而戰者三人。

晉郤克。齊彭樂。唐郭琪也。今得盡理而四矣。

宋時。殿試分五甲。朱考亭中高宗紹興十八年狀元。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此其據也。

明宗室科舉。始于天啓辛酉年。允大冢宰李日宣之請也。蓋欲借此以減宗祿云。

張司馬煌言甬東道上詩。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慙將赤手分三席。特爲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是鴟夷。

三族始于秦孝公。五族始于北魏太武帝。九族始于隋煬帝。十族始于明成祖。

祁班孫。字奕喜。山陰之梅市人。父彪佳。崇禎時巡按南京。弘光時又爲巡撫。俱有清節。國變。衣冠正笏。坐荷花池。沈死。班孫不應試。肆力爲詩古文。好結客。康熙元年。以與魏畊交。流寧古塔。至則賂其督帥弛約束。四年。脫身歸匿梅市一年。頗爲人知。守令以下物色之。乃下髮爲堯峯僧某弟子。號曰呪林明。主常州馬鞍山寺。喜談議古今。而惡講佛法。縉紳先生多疑之。而莫有知其姓名者。言明末事。輒掩面慟哭。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忽沐浴曳杖繞室大呼曰。我欲西歸。有緣者隨我。如是者終日。觀者如堵。駭不敢近。入暮。跏趺垂眉。久之。忽張目曰。動一念矣。遂卒云。

李壯序杜詩。稱元太監紐憐。請以草堂崇祀杜甫。得謚文貞。載在虞奎章集中。

漢光武時。省官止七千五百餘員。唐時文武官一萬八千八百餘員。明洪武初武職二萬八千餘員。錦衣衞二百十一員。至成化間。武職增至八萬一千餘員。錦衣衞一千七百餘員。

康熙間文武一萬五千六百員而八旂武職不在是數文職在京正雜大小二千五百四十六員直隸正雜五百四十六員學官三百十五員江南正雜七百五十九員學官二百五十六員山東正雜四百五十七員學官二百三十八員山西正雜三百九十二員學官二百零一員河南正雜三百四十八員學官二百三十員陝西正雜四百八十七員學官二百九十員湖廣正雜六百三十員學官二百八十六員浙江正雜四百二十四員學官一百七十四員江西正雜四百八十四員學官一百八十二員福建正雜三百四十七員學官一百三十四員廣東正雜四百五十員學官一百九十一員廣西正雜三百十八員學官一百十四員四川正雜三百五十三員學官一百九十八員雲南正雜二百六十五員學官一百一十員貴州正雜一百四十四員學官八十二員共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一員武職直隸山西三百六十六員陝西三百三十九員山東一百二十八員河南三十五員江南四百十六員浙江二百零六員江西一百零九員福建一百九十七員湖廣一百八十九員廣東二百七十六員廣西一百九十八員雲南一百員貴州九十二員共二千六百五十三員

明設薊遼總督轄順天永平二巡撫宣大總督轄宣府大同山西三巡撫三邊總督轄延綏甘肅寧夏三巡撫

明之內閣中書省也六部尚書省也惟無門下省耳然六科之設即所以補之閣擬上或改票或依擬司禮秉筆票硃發下錦衣衞直房分送六科六科然後發部

閣票分送諸輔其權則在中書。

錦衣衛職掌有四。護衛一也。緝訪二也。刑名三也。直房司　四也。明制。諸鎮先有總兵。後添設巡撫。其署銜則曰參贊軍務。其無總兵官及後設總兵者。則曰提督軍務。

明薊遼總督駐密雲。三邊總督駐固原。宣大總督駐口口。甘肅寧夏延綏曰三邊。後以總督駐固原。更曰四鎮。

今人稱督撫糾參之本。曰露章。不知露章之名。蓋始于漢時。何武也。武爲揚州刺吏。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爲虧除免之而已。今其名存而其義不可問已。

丙寅年。荷蘭噶嘩吧王。耀漢連氏甘勃氏。差使者賓先巴芝通事林奇逢等。進貢方物四十種。大珊瑚珠一串。計六十八顆。照身大鏡二面。奇秀琥珀二十四塊。哆羅絨十五匹。內黃色一匹。白色二匹。烏色四匹。硃紅色二匹。葡萄色一匹。中哆羅絨十匹。內紅色二匹。烏色八匹。織金大絨毯四領。烏羽緞四匹。綠倭緞一段。新嗶嘰緞八匹。中嗶嘰緞十二匹。織金花緞五匹。白色雜樣細軟布共二百一十九匹。大自鳴鐘一座。大琉璃鐙一員。聚耀燭臺一懸。琉璃盞異式計五百八十一塊。丁香三十擔。冰片三十二斤。蜜甜肉豆蔻四甕。鑲金小箱一隻。內丁香油一罐。薔薇花油一罐。檀香油一罐。桂花油一罐。葡萄酒二桶。大象牙五枚。鑲金鳥銃二十把。鑲金馬銃二十把。連彩色皮袋二十佩。精細馬銃十把。連繡彩皮袋十佩。精細小馬銃二十把。短小馬銃二十把。連火石一袋。精細鳥銃十把。鑲金佩刀十把。起花佩刀二十把。雙利刃劍十

把。起金花單利刃劒六把。照星月水鏡一執。照江河水鏡二執。雕製夾板三隻。丙寅五月。內土魯番國回王阿不喇米札法兒滅的也民巴哈都兒阿子漢。遣使無路火者等。進貢西馬四匹。達馬十匹。單峯駱駝二隻。鴉虎一聯。黑鷹一聯。西洋布二匹。玉石一千斤。金鋼二錢。西弓二張。西品二塊。

粵東人有詠時事詩。大將賜來黃帶子。親王自領綠旂兵。又送人發遣遼東詩。中聯云。南國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遼陽。皆絕唱也。

王文恪公曰。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外朝。詢大事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曰。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適路寢。所以通遠邇之情。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其北曰太極殿。又北曰兩儀殿。古之外朝正朝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大朝賀則大慶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入上殿。謂之輪對。必述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蓋三朝之遺意焉。國朝。大朝會則奉天殿。卽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卽古之外朝。而內朝獨缺。然華蓋謹身武英等殿。猶內朝之遺制也。

梁蘧林先生贈崔冕牀詩曰。白頭何處說中原。短筑無聲泪已吞。篳路半荒公子室。驚虬誰返大夫魂。秋驚韝矢呼龍子。戍冷蒿藜走兎村。惜殺函關舊兵法。西風吹恨上夷門。

萬都尉煒第七子。出姓許。在旂爲儀眞知縣時。劉雪舫在江北往拜之。刺署眷弟。許見之。甚怒。不爲禮。以

其布衣而儼然眷弟也王崑繩曰其恕也固宜許爲瑞安大長公主子與光宗同行輩劉則新樂侯公子與烈皇帝同行輩是當稱晚矣克承先生曰先朝戚畹通不敍行輩大率以眷弟往還瀛國太夫人八十壽嘉定伯周奎署錦屏亦止眷弟他可知矣異哉

梁蠡林先生贈棲霞瞿庵和上詩其一云入眼殘山十五年大江南北影淒然六朝水逝荒鐘下百戰人餘夕照邊白首蘆花悲雁塞枯心柏葉問龍禪石鐺折脚黃梅熟消息應先智者傳其二云孤磬殘椒禮白雲高邱蘭若再逢君三生夢冷鷓鴣語萬壑聲消雀鼠羣雪窟坐從天外老風濤不向定中聞晨宵起看峯頭日別有心香柏子焚

王崑繩曰二十一史中兩漢晉六朝隋唐皆曰書南北五代宋遼金元皆曰史不知史乃官名不可以名書也虞夏商周皆名書而史記云者史官之所記也名不正則言不順千年以來無人發此義一字之失所關不小

劉青士潘文山朱子皇偕隱處州縉雲縣易衣而出耦耕而食歲輪一人出游一人辦賦役一人力田圃所著之書甚衆前朝史傳已有成書張蒼淪云

人當少年時用力于心思中年時用力于言行老年時用力于文章

中湘王何騰蛟字雲從鎮國公堵蔭錫字牧游閣部史可法字憲之

蔡曙岷曰治天下必用申韓守天下必用黃老

又曰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張居正是也

瞻岷論史于司馬子長後最歎服陳壽以爲有良史之才

馬嘶如笑驢鳴似哭

凡泛水諸禽其腳中空外連如鵝鴨之類是也水邊諸禽其腳皮半連如鶴鷺之類是也若雞不近水則中實不連矣李含英云

臨洺關在邢臺縣南關左倚高山右臨洺水勢甚雄壯然山頂之煙墩炮臺今誠虛設矣个臣云彰德府道南半里許有土臺臺高二丈餘闊里許上造小圓城城內松柏甚茂扁曰古羑里城

明世宗命內臣蘇杭織造大學士楊廷和曰歷攷洪武永樂下及天順竝無此有之惟成弘間一行耳可謂織造爲累朝故事乎廷和由此致仕

凡木園五六尺長八九丈者非數百年長養不成卽有成者中多虛空凡虛空起于內灌有天灌者自上灌注而下有地灌者自下蒸溼而上有人灌者中有朽眼溼從而入氣蒸而上溼注而下故大木卽有十餘株可采用者不過三四而已

豐熙鄞人與其子坊皆善造僞書

乳香薰陸香攷異恭曰薰陸形如白膠香出天竺者色白出單于者夾綠色香亦不甚珣曰案廣志云薰陸香是樹皮鱗甲采之復生乳頭香生南海是波斯松樹脂也紫赤如櫻桃透明者佳禹錫曰案南方異

物志云薰陸出大秦國在海邊有大樹枝葉正如古松生於沙中盛夏木液流出沙土狀如桃膠夷人采取賣與商賈若商賈不至則自食之宗奭曰薰陸木葉類棠棃南印土界阿叱釐國出之謂之西香南番者更佳卽乳香也

江甯孝陵之側爲靈谷寺乃太祖以此地易寶誌公塔處也顏曰天下第一叢林大殿懸齊景陽鐘鐘界爲二十四方方懸一杵焉界各爲律清濁高下各爲一音略如今之韻鑼焉而備之于一鐘異哉

吳三桂卽僞位于衡州雁峯寺側築壇而祀祀文用檀香版鏤字塗以石青燔柴用純牛殺之去汚穢實以檀末而柴焉

董顯忠綽號董渾爲王鐵山標下將官嘗送鐵山歸高郵以鐵山力至雲南布政子廷恩字天與今爲衡永郴道

雲南曲靖府知府李率祖字素園鐵嶺李氏也王輔臣爲總兵時與之交好輔臣陞平涼提督王景爲總兵與率祖不協率祖參其放餉不會同文官平西參其多事上命大臣勘問景革職率祖降級

宣城令吳正中紹與人起家吏員入爲兵馬司隨洪經略至湖廣長沙守道

長沙總統將軍高起龍妻陳氏廬州人幼爲張獻忠所擄後歸高氏起龍總兵雲南時有雲南府經歷陳某者廬州人往謁高值高他出其妻閒陳廬州人疑之立屏後問其家世居處父母名氏皆合又曰有姊幼爲賊擄去不知所在高夫人曰汝識其人否曰忘之矣但予幼時頑劣姊強負予予曾嚙姊臂傷焉惟

記此事。高夫人大哭而出。乃兄弟也。陳因以得所陞武清知縣云。

楷樹子如蔓荊實。有紅黑二色。黑子打油。可以點燈。紅色者中空。無用也。

郝天挺唐詩鼓吹。出手腐板可厭。何近人家弦戶誦乃爾。無怪其出手即作學究語也。

偶與宗夏論易。因謂之曰。易無思也。無爲也。本是說易。易即是蓍卦。諸家皆就人上說去。於是有無將迎不安排之說。此處考亭之說爲得之。

又論老子不尚賢章中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乃承上二句言。蓋賢也。貨也。皆可欲也。上之人尚賢貴貨。是示民以可欲而亂其心也。惟不尚不貴。則不見可欲。而使民之心不亂。本是明白直截。後人卻截出此句。就自己學術上說。反說老子說得不是。嗟嗟。不深理會其言。而遽非之。寧不令杜下笑人邪。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四其字皆就使民上說。

偶與日宏論詩。因謂之曰。性情一也。而有十五國之不同。微乎危矣。

乘除之法。唐九執婆羅門以書爲計。其學不傳久矣。回回土盤未廣流布。世亦無有知者。泰西來賓。書數始爲合一。余別有序一通。推論其故。湯道未更製方籌。尤爲奇捷。與盤珠而三。皆絕世之奇構也。

徐炳文。梅墅人。孔東塘門人。嘗輯二十一史孝子傳。讀其兩晉一册。殊有可觀。

辛未春戛爾旦提兵忽抵西口。噶爾丹內犯。在庚午夏。此誤。京師戒嚴。每牛泉下鎗手派至八名。幾于傾國矣。城內外典廨盡閉。米價至三兩餘。

曾天妹青藜幼子也青藜死槻歸其如夫人亦死天妹幼無所歸奉世撫之如子此今人之所難也

舟中讀張戴人儒門事親一書覺耳目一新頗有悟入處眞醫學中申韓也

寒山趙凡夫先生六書之學近代人無出其右者其說文長箋雖未盡合於理然亦弘博可觀矣先生以諧聲之故更求之等字有眞定淖公先生師之供養于法螺庵與先生衡宇相望也

淖公精五天梵書以大梵書題法螺庵額曰達摩商佉至今猶在

洪武二十三年洪武正韻頒行已久上以字義音切尚多未當命詞臣再校之學士劉三吾言前後韻書惟元國子監生孫吾與所纂韻會訂正音韻歸一應可流傳遂以其書進上覽而善之更名洪武通韻命刊行焉今其書不傳仍行正韻

今發書中有大誥減一等自死罪外無一不然此未知立法本意者也明太祖頒行大誥一切官民人等戶戶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有者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今民間雖有此本顧概有減等而不聞有加等此因仍之誤也然徒杖笞減一等者猶未相遠流配一減即爲徒罪以律二死三流同爲一減故也因以流罪廢而不用而律爲空設矣然流罪下死刑一等儻有情罪深重者降而爲徒法實不蔽奈何因仍而不改乎

明禁中端午有龍舟驃騎之戲驃騎者一人騎而持幟前行後騎繼之各于馬上呈弄伎巧蓋以習騎乘云實元制也龍舟似亦有習水師之意

永樂時禁中有翦柳之戲翦柳卽射柳也陳眉公云胡人以鴉鴿貯葫蘆中懸之柳上射之射中葫蘆鴿輒飛去以飛之高下爲勝負往往會于清明端午日名曰射柳

宣德十年十一月朔當頒曆以是日日食移于十二月朔成化十五年十一月朔值冬至移十月朔弘治三年十一月朔值冬至移望日前此頒曆皆在十一月朔嘉靖間始改十月云

舊制殿試在三月朔日成化八年以悼恭太子發引改于十五日至今因之

正統十一年正旦日立春禮部言二節同一日宜殺立春日從之天順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萬壽聖節又值冬至禮部言二節當行慶禮然致詞各異

儒者謂管仲衰海爲伯國之術然歷代行之未有能廢者明朝國賦所資于鹽尤溥以近日計之歲歲入餘鹽課稅等銀約一百萬三千兩有奇各邊中鹽引價約五十六萬七千兩有奇其于全賦蓋五之一云

永樂取舉人監生年少者入翰林院習夷字以通事爲教師科舉時任其應試卷尾識譯書數十字三場畢送翰林院定去取仍送入場填榜蓋優典也中榜後改爲庶吉士仍習譯其後習譯益多中第者益衆有一榜中三十餘人者天順中以奔競者多乃革之而用民間子弟

洪武乙丑科丁顯爲狀元練子寧爲榜眼花綸爲探花子寧有送花狀元歸娶詩以狀元稱花不曉其故

攷宋時稱鼎甲者皆爲狀元或以是也是年黃子澄以三甲改庶吉士今狀元攷與翰林題名皆以黃爲探花而遺綸名蓋是科題名碑有缺故誤傳耳

曹鏞以典史中狀元人皆知之洪武辛未榜眼吳言信福建邵武人也以鈔局副使中人多未之知也正統壬戌又有松陵驛丞鄭溫中第

嘉靖中南給事高鶴者紹興人也嘗具疏劾嚴氏姻親忤旨降縣丞稍遷鳳陽屬邑令偶有嚴氏家奴乘傳過其邑鶴執之杖至六十曰煩爾以此杖寄爾主不久爲嚴所中免官陶祭酒撰高嘉志不載此事

嚴嵩末年有分宜令麻城人也忘其名在京候嵩于私第坐旁室中俄有家奴從內出令見而起奴乃叩首令前令驚曰若何爲行此禮奴曰我主盛滿已極旦夕禍作奴輩皆不免此時得公稍寬捶楚足矣嚴氏敗令治其家是奴亦在治中令識其人特釋之嗚呼此奴賢知過其主遠矣

楊繼盛劾嚴嵩十惡內有子孫冒邊功一事下兵部查覆聶公豹爲木兵袖一稟謂諸司曰吾意已定此功皆實不虛諸君勿多言是時王公遴爲主事與同官齊聲曰此稟乃某人所爲不可用公今日當爲萬世持公論何但爲一時免禍計耶聶艴然起入火房且行且詬趣具稿奏時楊公博張公時徹爲左右司楊默然無言張言此事不可但已牽楊袖隨之入謂聶曰如公所言則事激而禍延縉紳不休不便愚以爲第緩之可耳公何不說嚴公使自辭軍賞則部可無覆而諸司意釋公論且不廢矣聶大悟從之于是疏入肅皇聽其辭而更受錦衣百戶諸賢幸無摧折張一言之力也

陳文偉武昌人膂力過人嘗五更之田間猛虎撲地而來乃兩手搏虎肩而足蹴虎勢虎死後應會試場屋火以右手抵牆頭左手持同事人履肩而出者幾千人火勢迫乃揖後至者曰吾力只此矣遂名動天

下。後爲山東安邱令。流賊百餘人掠庫。文偉敕羣吏。第謹簿書。諸寶藏。吾無慮也。羣賊大掠庫金去。良久。問左右曰。賊去幾何。曰三十里矣。敕左右以一騎一彈來馳赴之。問諸賊孰爲首者。彈左耳中之。又彈右耳中之。賊大駭。伏地請死。文偉曰。好爲我送庫金還。羣賊惟命。文偉以一騎尾其後。抵縣。羣賊請死。文偉曰。我何有諸賊奴。各杖三十遣之。文偉自負拓弛。意不以見功也。御史竟以縱賊論劾。免官罷歸。

穆廟在裕邸時。邸中例有所給。于常祿外。積戶部者三歲。弗敢請。歲用窘甚。承奉謀之曰。非賄世蕃不可。請王帑得千金。以王命謁世蕃而致焉。世蕃欣然受之。以屬戶部。卽與三載給。世蕃時誇于人曰。天子兒尙行金我。誰敢不行金者。華亭談其事曰。世蕃眞天大膽也。

鄉賢名宦有祠。公典也。不惟有司不當私其人。雖子孫亦不當私其祖父。昔劉閣老健爲相時。河南有司欲以其尊公及一某公竝入鄉賢。告之劉。劉謝曰。吾鄉賢祠有二程夫子在。吾父何敢並焉。至如某公。固自當入。嗚呼。劉公之見遠矣。夫祖父無明德而強列俎豆。是辱之。非榮之也。近日士夫無一不入鄉賢。木主委積。至列之案下。謂此鄉宦祠。非鄉賢祠也。

畫者。象也。值其畫者。變也。潛龍勿用者。辭也。用其辭者。占也。斯義不明。而附會無不至矣。

易終于未濟。斯天道之不窮乎。書終于秦誓。斯氣運之將變乎。詩終于商頌。斯文弊之復竇乎。春秋終于獲麟。斯王道之永久乎。

涇野先生嘗言。居要有九病。見善忘舉者妬。知惡不劾者比。依違是非者譎。借公行私者佞。意存覬覦者

狡懼禍結舌者偷指摘疑似者刻怒人傲己蓋其所長而諭者忿喜人奔競讒其所短而薦者貪九者有一于此絲亦必亡而已矣開誠布公九病可以勿藥而愈矣

古諸侯多天子繼別之支子故不得犯天子以祭始祖大夫多諸侯繼禰之支子故不得犯諸侯以祭先祖周道然也漢唐以來則無是也禮以義起報宜從厚今士大夫之家廟雖推以祭始祖亦可也

李長卿松霞館贅言曰問鼠無牙牛無齒虎無脾兔無脣龍無耳蛇無足馬無膽羊無神猴無臀雞無腎犬無腸豬無筋十二屬各有不全草木子論之當矣然子何以屬鼠也曰天開于子不耗則其氣不開鼠耗蟲也于是夜尚未央正鼠得令之候故子屬鼠地闢于丑而牛則闢地之物也故丑屬牛人生于寅有生則有殺殺人者虎也又寅者畏也可畏莫若虎故寅屬虎卯者日出之候日本離體而中含太陰玉兔之精故卯屬兔辰者三月之卦正羣龍行雨之時故辰屬龍巳者四月之卦于時草茂而蛇得其所又巳時蛇不上道故巳屬蛇午者陽極而一陰甫生馬者至健而不離地陰類也故午屬馬羊嚙未時之草而苗故未屬羊申時日落而猿啼且申臂也譬之氣數將亂則狂作橫行故申屬猴酉者月出之時月本坎體而中含太陽金雞之精故酉屬雞戌時方夜而犬則司夜之物也故戌屬犬亥者天地混沌之時如百果含生意于核中豬則飲食之外無一所知故亥屬豬

問二十八宿之屬其義何居曰卽前十二屬加一倍者也亢金龍辰宮也角木蛟附焉蛟龍類也房日兔卯宮也氐土貉心月狐附焉貉狐兔類也尾火虎寅宮也箕水豹附焉豹虎類也牛金牛丑宮也斗木獬

附焉。獬牛類也。虛日鼠。子宮也。女土蝠。危月燕。附焉。蝠燕鼠類也。室火豬。亥宮也。壁水貐。附焉。貐豬類也。婁金狗。戌宮也。奎木狼。附焉。狼狗類也。昴日雞。酉宮也。胃土雉。畢月烏。附焉。雉烏雞類也。觜火猴。申宮也。參水猿。附焉。猿猴類也。鬼金羊。未宮也。井木犴。附焉。犴羊類也。星日馬。午宮也。柳土獐。張月鹿。附焉。獐鹿馬類也。翼火蛇。巳宮也。軫水蚓。附焉。蚓蛇類也。子午者。天地一定之位。卯酉者。日月所出之方。故八宮皆二而四宮獨三。李長卿何人。可謂發人所未發。

崇禎壬午十二月二十六日。賊衆數十萬。于鍾祥石牌。作梁渡兵。二十七夜。風大作。船盡碎。次日復成之。三十日平明。逼郢城。惟撥勦總兵貴州溫如珍先日方至。立營未定。力戰不勝。死傷者衆。率麾下數百人衝陣而去。癸未元日。賊分兵破江陵。總兵錢申選。巡撫李振聲。欽天監博士楊永裕俱爲賊擒。五營將士或殺或降者無算。己時陷城。撫軍宋一鶴。留守沈壽崇。邑令蕭漢。巡撫中軍李佳應死之。守備王璡知府王璣降賊。守道張鳳翥。通判張國運。越城潛逸。闖賊李自成。僞稱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羅汝才亦稱僞元帥。諸賊目則有僞政府侍郎從事防禦府尹州牧縣尹等名。改承天府爲揚武府。

崇禎十六年春。左帥移師東下。掠兩岸船俱盡。止于九江。夏五月晦日。陷會城。先是張獻忠爲督師揚武陵困于瑪瑙山。僅以數十騎遁去。迨破襄陽。其衆不滿千人。乃遁于六安山中。逾年。始出陷蘄州。蘄水既陷。黃州。益以麻城里人叛黨。洪明諸逆及黃屬新附之衆。各數萬人。其勢益張。漸有欽江之志。密遣奸諜偏布城中。而楚藩所募護衛新兵。弁領張以敬者。黃岡諸生也。嘗奉教楚藩。督過之。因與賊通。約爲內應。

獻賊遂從樊口涉江而上。故相賀文忠聞之。親啓楚藩。請發錢犒士卒。議守禦。楚藩不以爲虞。曰。終朝寇警。寇若騎母豬。亦應至矣。監軍王楊基適奉巡撫江北之命。聞寇逼欲去。賀公涕泣挽留不得。二十八日。遽揚帆西渡。防守鎮箕兵亦逃走。人心洶洶。前三日有發以敬等逆謀。馮生雲路以告賀公。公不決。密問撫軍。撫軍大笑。斥爲狂生。于是以敬等懼誅謀益急矣。遂釀成鄂城之陷。

周獻之云。洋鉛杳滓在上。錫之杳滓在下。

經略閫海劇平涼。據高原以臨城中。日發巨炮。歷半載餘。始克。城中人拾炮子十三斤者萬餘。小者更僕不能數也。然止傷一老人行汲者。餘皆打空地中。堆積如山。事定。居人瘞火神祠。以報神德。卽以炮子砌祠地。彰神功也。

凡新考選給事到任後。三日不出門。待諸先輩來拜。行交拜禮也。交拜起坐禮。禮後連叩首。凡曾任給諫者。皆來交拜。三日後。始出門答拜諸客。不敢爲客。以僭先輩之故也。凡巡防巡鹽關差。皆有精微批一紙。以爲憑限。批發自內閣。而科臣批之。

大兄云。滿洲擄去漢人子女。年幼者習滿語純熟。與眞女直無別。至老年。鄉音漸出矣。雖操滿語。其音則土。百不遺一云。予謂人至晚年。漸歸根本。此中有至理。非粗心者所能會也。予十九歲去鄉井。寓吳下三十年。飲食起居。與吳習。亦自忘其爲北產矣。丙辰之秋。大病幾死。少愈。所思者皆北味。夢寐中所見境界。無非北方幼時熟游之地。以此知漢高之思豐沛。太公之樂新豐。乃人情之至。非誣也。

陳磏。一本作陽。字石文。江西南昌人。曲靖府同知。以科場入簾。禮記。仁者如射。如誤作若。降三級。後授益陽知縣。無任可到。聞平西死。自請來衡招撫胡肇天等。吳國貴斬之于泉溪渡。

孔明之出岐山。以攻爲守者也。隆中已知天下大勢。終于三分矣。而出師不已者。不如此。欲求三分。不可得也。譬之奕棊。能侵人。始能自治。否則坐而待之耳。彼譙周輩何足知之。

青田事功。不少概見。獨與太祖論相數語。不惟知人。竝能自知。而爲相之道。聖人復起。亦不能易也。可謂天挺人豪矣。

藤黃出海南。聚蛇屎熬鍊而成。故有毒。能殺人。王維章云。麂皮之有抢搭者。乃以粟米壓成者也。余向以爲生成者。茹紫庭言。始知之。

李胡拜爲湖廣提督。楊來嘉爲襄陽總兵。駐穀城。胡拜來穀城。來嘉擒之。以獻平西。胡拜後死于貴州。

明南京御史外轉者。止于知府耳。諺曰。南道如老虎。轉出作知府。

明季。兩司見巡按。用青殼手本。外貼一紅籤。

嘉隆兩朝書目。明倫大典。欽命大岳錄。鄭曉吾學編。高岱皇明鴻猷錄。薛應旂憲章錄。王世貞國朝紀要。吳瑞徵兩朝憲章錄。范守已肅皇大紀。王世貞史乘攷誤。勞堪憲章類編。皇明名臣類苑。夏言桂洲奏議。胡端敏公世寧奏議。嚴嵩南宮奏議。劉天和關陝奏議。劉天和督撫奏疏。渭厓疏要。毛伯温議處安南疏稾。王守仁撫夷節略。王世貞異典述盛事述。劉天和安夏錄。司馬泰西虹疏草。沈越案陝馬政。皇明經濟

錄。皇明疏議類鈔。兩朝疏鈔。嘉隆疏鈔。樊繼祖雲中撫平錄。湖北民隱錄。汪宗尹少泉疏藁。楊允繩抑齋疏草。馮南江行誼錄。高拱南宮奏牘。功臣封爵考。名臣言行錄。史鹿野奏議。鹿野雲中奏議。沈越清查京衞冗食奏疏。沈越嘉隆兩朝聞見記。

洪承疇經略瀋黔兵餉之外。歲給銀五萬兩。以供其用。

猓猓奉土主之神甚謹。其像三首六臂。項挂髑髏。有訟官不能決者。則令其誓于土主之前。甚則于神前熱油鍋百沸。置一錢于油中。兩造以手入油拾其錢。直者略無損傷。屈者臂手糜爛。

猓猓娶婦。則請兵于官以刼之。婦家亦以兵守。刼歸未合。婦輒逃去。入深山中。與私男子野合。有孕。而後迎婦。所歡曰馬郎。歸夫家。永與馬郎斷絕矣。

巡按七品官耳。其中軍則參將也。

巡按于諸有司卓異者。薦之于朝。次則獎之。給之以銀兩而已。順治初年。一有司。滿洲人。按君獎之以銀。大怒。擲之于地。

明季總督巡撫宴按君。按君以賞封犒其中軍。清初猶有行之者。

只舊章井。鹽井也。在雲南武定府元謀縣。

康熙甲戌殿元胡任輿。江南上元之胡氏。世有厚德。鼎革後。南京舊家仍守故宅者。惟胡氏耳。殿元之祖。字復之。每于除夜置酒。男女分坐。諸家人男婦。亦下坐于兩旁。必舉杯訓其子曰。吾徒讀書人。何所能。經

營家計得以溫飽者。指諸奴曰。皆若輩力也。當善視之。江南人咸目爲長者。其長子禹冀字口贊。領鄉薦。任輿。江南解元。今又大魁天下。人以爲積善之報。胡氏祖以打金箔爲業。至今人猶稱之爲胡金箔焉。復之有莊與馬士英之莊鄰。田甚腴。士英令其子以三千金強買之。復之無難色。未幾國變。田仍歸胡。官價半原值耳。田中秋成已熟。馬氏之工本也。

江寧殿元。焦弱侯竑。朱之蕃蘭嵎。今任輿。甫三人耳。

李太白詩曰。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茹紫庭曰。王昌齡爲龍標尉。龍標。卽今沅州也。又有古夜郎縣。故有夜郎西之句。若以夜郎爲漢夜郎王地者。則相去遠甚。不可解矣。甚矣。古人之詩。不易讀也。

明時。羣僚被劾者。自衙歸私宅。則下轎簾以障之。于門揭註籍二字。閉門以待命。

明南畿凡閱操分二日。第一日則兵部職方司郎與科道涖其事。次日則內外守備與大司馬涖其事。第一日。職方爲主。有待科不待道之規例焉。

崇禎間。左懋第以吏科查閱南京兵馬錢糧。與大司馬並坐。

明三邊總制。駐劄固原。軍門爲天下第一。堂皇如王者。其照牆。畫麒麟一。鳳皇三。虎九。以象一總制三巡撫九總鎮也。河西巡撫駐薊州。河東巡撫駐花馬池。陝西巡撫駐西安。甘涼肅西寧夏延綏神道嶺與安固原各一總兵。

韓世琦乃蒲州韓爌之孫也幼被擄故隸漢軍籍其母其弟猶在蒲州母終身不一至其子衙署以滿漢衣服不便故也母亦賢矣

祖心大師乃韓日纘之子也

霍山黃鼎字玉耳霍山諸生也鼎革時起義後降洪經略授以總兵使居江南其妻獨不降擁衆數萬盤踞山中與官兵抗屢爲其敗總督馬國柱謂鼎獨不能招汝妻使降乎鼎曰不能也然其子在此使往或有濟乎國柱遂使其子招之鼎妻曰大廈將傾非一木所能支然志士不屈其志吾必得總督來廬一面約吾解衆喻令薙髮然吾仍居山中以遂吾志不能若吾夫調居他處也其子覆命國柱自來廬州鼎妻率衆出見貫甲鐵兜鍪凜凜如偉丈夫如總戎見制臺禮遂降終不出山黃鼎居江南久後屢與鄭氏通

郎總督時事敗服毒死

明成化辛卯北京慈仁寺刊篇韵禮部左侍郎眉山萬安序云粤自開闢以來卦畫書契之文生而後篆隸行草之體出虞廷康衢之歌謠與而後雅頌離騷之詞作逮漢哀平時揚雄采史籀以下諸體著訓纂永元中許愼兼采之爲說文梁顧野王增加爲玉篇凡偏旁同者皆以類而聚沈約始分四聲爲切韻類譜隋陸詞輩又增加爲韻略凡音響協者皆以類而集唐天寶中孫愐兼收雅俗改切韻爲唐韻大歷中李陽冰崇尚說文以其無翻切乃取孫愐切韻附益之祥符中陳彭年校勘玉篇又增修唐韻更名廣韻然玉篇類形而不類聲廣韻類聲而不類形類形主母以統子類聲主子以該母也景祐中丁度加修廣

韻爲集韻。司馬光爲類篇。此篇韻之名所由始也。司馬又嘗科別清濁。爲二十圖。以三十六母列其上。推四聲相生之法。爲指掌圖。自謂天造神設。以便學者。厥後李燾作類韻。鄭樵作六書略。黃公紹又作韻會。六書之義。至此大備矣。金王與祕推廣玉篇。區其晝段。爲篇海。荊朴取司馬之法。添入集韻。隨母取切。韓孝彥改玉篇歸于五音。逐三十六母。取切最妙。復述論圖詞。署諸篇首。以便檢閱。及仲子道昭。雖其學出自家庭。而獨得尤精。見篇中部目太煩。卽形相推。雜在他部者。悉加改幷。如叩品隨口入溪。雔雥隨佳入照。麤隨鹿。犇隨羊之類是已。又見韻中門法多雜。卽聲相協。散在別音。亦加改併。如以幽隨尤。以添隨鹽。臻隨眞。譚隨談之類是已。仍增減俗字于篇韻各母部下。凡若干。讀者一閱。而艱聲奇字。趣了目前。無復含糊囁嚅之狀。道昭父子。可謂有功于後世學者矣。

永歷時有女總兵丁國祥。驍勇善戰。能于馬上打弩。其夫姓楊。亦總兵。秦王出降後。丁亦投誠。住貴州。常男妝與士夫交接。

延綏祁三昇流賊也。後在雲南爲三桂後營總兵。今上初卽位。册封親王。大人至滇云。皇上頗聞三昇勇。請一見。歸爲上言之。三昇于未亂時死。其死也。預知時至。坐脫而去。且知未來諸事。其兵爲滇南諸營最。遺表。請三桂以親臣統其軍。三桂命衞朴領之。朴字完初。三桂之幼壻也。後其兵歸王緒。夫三昇武人。且起于寇。而生死之際。乃能如此。人固不可以迹論也。

咸陽人蔡世科。少年竄身行伍。有異能。手足便捷。殊方異域。住三日。卽能通其語言。操其鄉音。人不能辨

也。牴牾諸戲。一經其目。輒能之。僞周時。王干城據四川。松潘總兵吳之茂降。呼干城爲叔。之茂行三。軍中目爲吳三將軍云。世科隸其軍中。與靖逆侯張勇對壘。爲官兵所擒。將僇之。世科呼曰。予有機密要語聞之提督。達此語訖。就僇未晚。勇命之前。屏人語久之。大喜。立釋其縛。寵任之。預聞機密。勇軍令嚴。帳中惟一二親信人。他人不得入也。令箭十二枝。各有暗記。與時辰相應。置榻前。連之以鎖。有要。乃親發。世科一夜潛入其榻前。解鎖取箭而出。軍門驗箭放行。世科乘馬呼噪奔吳壘。軍中大譁。靖逆驚絕。大恨自此軍令愈嚴。未久。臨陳。世科馬蹶。復爲官兵所獲。靖逆欲寸臠之。臨刑。世科曰。余更有機密。欲聞之將軍。語得達。寸磔無恨。然非面陳不可。靖逆笑曰。令之前。蓋欲觀其措辭。以爲一笑也。世科曰。語不得聞之他人。請屏左右。靖逆命急其縛。置榻屏人耳語。剌剌不可了。久之。靖逆呼人釋其縛。不知其以何語動靖逆也。自此置之官廨中。令二人軟監之。不如前之舒散矣。靖逆死。不知所往。弟世傑稍識字。曾爲道人。裝賣藥于平涼市中。爲吳氏散劄收買雁翎。今其年不過四十矣。

俗以章疏爲本。不知始于何時。古未有此。今時章疏有題本。有奏本。凡奉部文成例而行者。謂之題本。有私意啓請者。曰奏本。體例各不同也。

閩人黏本盛自禮科主試滇中。丙午歲也。時功令。凡旂下人不第者。勒令披甲。吳藩下人。皆貴游子弟。頂故遼學生名應試者三百餘人。三桂待本盛禮數甚異。屬其破額廣收。都中諸事。三桂力肩之。是科。遼人中式者一百五十餘人。從來所未有也。

道鄰史閣部死難。太夫人夫人皆在南京。總督馬國柱歲給銀米。後卽爲例給之終身。金陵人翟天葵出身行伍。道鄰拔爲都司。以好漢目之。出示曰。將以爲好漢榜樣也。道鄰死後。天葵卽住其家門首。爲之守門終身。此義士足傳也。

雲南鸚鵡山上有眞武行宮。制如太和殿。中亦範銅爲小殿。一如金殿之式。

洪經略入都後。其太夫人猶在也。自閩迎入京。太夫人見經略大怒罵。以杖擊之。數其不死之罪。曰。汝迎我來。將使我爲旂下老婢耶。我打汝死。爲天下除害。經略疾走得免。太夫人卽買舟南歸。

高麗書以牛爲魚。以魚爲牛。謂四足者宜爲牛。無足長尾者宜爲魚也。讀矮爲射。讀射爲矮。謂委矢宜爲射而寸身宜爲矮也。高麗人號稱能讀書。而不能究六書之源委。杜撰若此。固夷狄也。

江西吉安安福人胡耐庵。卜總制幕友也。後題授雲南易門縣知縣。羅羅反。被殺。其子大仁來滇省親。則已死矣。扶櫬無貲。諸僚友方思醵金共襄其事。有按察司經歷劉公曰。前耐庵有千金寄某處。人無知者。某分毫未動。今見在。只此扶櫬有餘矣。無勞諸公云云也。耐庵之櫬。以此得歸。劉本吏員。乃能爲古人事。可敬也。劉公武昌人。

大仁歸葬後。復來滇中。冒籍爲諸生。受知于左將軍吳應期。前館祖樹勳家。繼入前將軍幕。變後。吳命其薙髮。走吉安。遥韓非有之信。大仁因通馬泉司穆將軍。復來河南復應期命。王公貴人多喜之。後隨入滇中受職。見滇事去。謀反正歸誠。事覺被僇。昆明令程石門。亦在其內。

磁石吸鐵。隔礙潛通。或問余曰。磁石吸鐵。何物可以隔之。猶子阿孺曰。惟鐵可以隔耳。其人去復來。曰。試之果然。余曰。此何必試。自然之理也。後見一書曰。蒜可以避磁石之吸鐵。尚未之試。

楷木。卽今之黃連頭樹也。楷有癭。可以爲器。

以柿子汁塗蟹殼而蒸之。殼皆爆碎。以漆點蟹殼上。點處皆成穴。將蟹黃自穴流入滾湯中爲蟹粉。

蠏魚之血。其色碧。漁人得雌蠏。則其雄守而不去。得雄蠏。則雌者遠逝矣。

潮有竹蛞蝓作狹長尺餘。而殼如蛤。味甚美。又有海豆菜。形如豆牙菜。其首如泥螺。醯醋生食。初食之。遍體生癮塊。不癢。少時卽消。

馬子騰云。陝西邊西番一路西寧莊浪等處。多三腳蟾蜍。其膠可軟玉如泥。西番取蟾蜍。將眉劃開。其酥皆成塊者。不待和合。曬晾也。此爲最佳。若中土人掐取酥漿。合麵成餅。曬乾用者。力甚薄。難取効也。

鄭公三俊。池州建德人。南京戶部尚書。轉吏部尚書。取入北京吏部尚書。以事充江寧驛徒。公至南京。靑衣小帽。至驛前。向驛四拜而去。遂歸建德。鼎革時。年九十矣。以老得不出。經略洪公。公之門人也。至池州。以舟迎公。公怒罵不納。其使經略大哭曰。老師棄我矣。終不得見而去。

崇禎季年。有言孝陵朽木甚多。恐致火災。有旨蒐芟孝陵朽木。內官因之斬伐無忌。數百年喬木。盡罹斧斤。孝陵杉板。沿街賤售矣。而百姓遂有皇帝伐賣祖宗墳樹之語。不祥莫大焉。

平西同墨勒根蝦取四川。兵至敘州府。蜀王劉文秀兵多而銳。不可當。平西兵不戰而走。至保寧。墨勒根

蝦己決意去蜀矣。時郝雪海巡按四川。駐陝西境。上疏勁平西不能取蜀。更引敵兵入秦境。平西計無所出。固山楊珅力持進兵議曰。王威名震天下。今退走。則一旦掃地矣。今日之計。有進無退。墨勒根蝦懼敵衆難之。珅曰。固山若卻。請自退。吾王獨進。與敵不兩立矣。遂進兵。吳國貴尚幼。血戰而前。所在有功。大捷。平西卽上疏曰。臣之退走。所以引敵出險以殲之也。兵家之計。不可先傳。按臣書生。不知兵事。妄言搖惑衆心。幾敗大計。上譴謫雪海于遼東。後以魏環溪之薦復起。楊珅字秀函。明涿州指揮。在山海。爲平西標下將。謀畫多出于珅。乞師東方。皆珅往也。珅子彥先。字毅叔。未亂已死。其人高朗。有古人風。

明戶部印有三方。通行印外。更有戶部鹽引之印。戶部茶引之印。未知今日猶因之否。

有明時。凡腰玉者。轎前必用一人執朱拂以行。拂以竹爲之。如今京師譽竹之製。而竹系極細。長四五尺。自上至下。皆以朱漆塗之。行風中搖颺有聲。

賜姓之園金陵也。分兵掠上流。安慶守士之官皆逃。惟司理黃公熙績不去。非不去。不能去也。兵至城下。聞金陵兵敗。卽解圍去。熙績以此行取入科。而世襲拖沙剌哈番。熙績。福建泉州晉江人也。

明季。南京人沈向。爲四川巴山縣令。獻賊至。隔江而營。列數十里。城中人皆逃。向以病不能去。獻賊以其城小而陋。不入而去。向以守土功行取爲監察御史。二事絕相類。

許盛少貧賤。與母相失。貴後不知母之存亡所在。有術者。江西人。召卜之曰。不死。可復相見也。迺記其八字而去。後遇老婦。使推祿命。與許母八字合。且閩人也。因問蹤迹。果許母。卽走告盛。而迎養之。亦一奇事

也。

孫延齡死。四貞亦遷雲南。僞周吳大將軍聞清兵且至。退走南甯。城中無主。孫氏之人。猶有數千城守。而傅將軍尚未至。時平西諸潰卒。屢過城下。堅閉不納。有李將軍廷棟。爲鎗所傷。死城中人懼皆薙髮而傅將軍前行周孝思亦至矣。孝思字之遜。鬱林道也。

崇禎二年。京城被圍。詔諸道勤王。時范景文質公巡撫河南。首提兵入援。兵備楊嗣昌先行至保定。保定守方公一藻。見嗣昌曰。京都被圍。勤王之師。未有至者。今敵師老。亦將倦歸。某方練兵秣馬。思赴君父之急。但望輕位下。恐不勝任。得公來。我附驥尾。此千古一時也。因問兵之多寡。知軍中乏騎。方曰。破口非騎兵不可。今奈何。某有戰騎五百匹。日夜操練。令士馬相習。願助公解都城之圍。嗣昌大喜。卽深相結納。撫軍至。方入謁。長揖不拜。撫軍怒。方公曰。某畿輔吏。禮宜如此。撫軍斂容謝之。嗣昌以告撫軍。大奇之。卽偕之入援。圍解。力薦楊方二公于朝。方後爲遼東巡撫。卽光琛之父也。光琛字獻廷。號雲鶴。爲僞周長沙巡撫。質公吳橋人。其父曾爲別駕。

雲南獞。挽髮時。以木四五寸。豎頂中爲結。以布勒之。如獨角獸然。此卽古之椎髻也。

湖廣境內。有一種箭桿猺。婦人以箭桿橫簪于首。長三四尺。處子則簪七枝。嫁則簪五枝。生子後。遞減至一而止。郴州亦有此一種。往郴時。門人僕夫曾親見之。

周祚新。貴州人。宏光時。兵部司官。遂家于南京。善書竹。號墨奴。今其遺迹已貴如拱璧矣。

宏光時兵部職方司劉泌戶部新餉司王燧字子京皆馬黨也又有王重字有三士英將用以掌選爲高傑所參而止疏中目重爲狡童潘鎮驕橫至此從來所未有也

東吳猶重世家宜興推徐吳曹萬溧陽推彭馬史狄皆數百年舊家也宜興許氏溧陽包氏皆新發而欲自附巨族之後鄉人嘲之曰彭馬史狄包瘋瘡癡腦哮方音作蒿徐吳曹萬許馬趙溫關鬼方音作舉吳人嘴舌輕利一至于此

梟首之尸棄之水中則直立而不仆水灌入腔中出沒動盪甚可畏

南都各部皆有花園凡公會宴飲于是乎在吏部名文園兵部名衍園工部名藏春園獨禮部無之後孔玉衡貞毓爲宗伯時亦建園先名瀛洲會後題其名曰嗤嗤此二字不知何來作何解也堂聯曰咫尺恐爲羞獻于羹獻于牆俎豆聞之矣斯須不可去謀之野謀之邑玉帛云乎哉

潮州十里外有栖鳳亭云昔時有鳳栖于此林武陵守潮時題云十里江亭昔日鱷魚今去盡千重雲樹當年鳳鳥復來儀

闕下曉雲龍樹起城頭秋月過江來衡州府署聯也江聲回石鼓日影上花甎衡州詞林堂聯也座間只可談風月詩裏偏能耐瘦寒呂黍士贈錢鑒濤掌選堂聯也

黔之人物尹珍已上無論已明以理學文章氣節行誼著者如孫應鰲李渭陳尚象以及王訓詹英黃紱秦禹蔣宗魯徐節田秋徐卿伯熊文燦易楚甯張夢弼許奇申祐吳淮邱禾實潘潤民王祚遠蔣勸善而

文恭爲之最。黔之名宦。莊蹻唐蒙以前無論已。明之清操惠政武功赫奕者。如郭子章。朱燮元。江東之。應朝卿。王重光。以及尤安禮。吳訥。蕭象烈。成務。胡宥。劉大直。王象乾。吳國倫。馮晉卿。陳士奇。王三善。李雲。劉錫玄。郭成。胡從儀。皆今日所尸祝俎豆之者也。

黔苗之先。有際際火者。隨武侯討孟獲。所在有功。云卽安氏之祖也。黔人祀侯。必塑際際火之象。侍立于旁。

東海所屬淮安海州。去岸三十里。其地居人。皆以魚骨爲椽柱桌椅等物。

彭夏琴詠臺灣七律四首。其一云。臺灣絕域貢降箋。舉族歸朝盡內遷。歷授堯封千載後。地開禹貢九州前。人民半與魚龍雜。郡縣全依島嶼偏。四十年來空倔強。至今始得罷戈船。其二云。當年犀甲下扶餘。衝壁誰憐軹道車。西市赭衣魂已渺。南朝紫蓋事終虛。帆來日本通商近。邑改天興置吏初。一自孫恩分戰艦。烽煙邊海幾邱墟。其三云。高華遺嶼自隋朝。營壘依然識舊標。淡水雞籠雖竟渡。颶風蜃市豈全消。乘桴何意眞浮海。叱石無能遠駕橋。抽調可憐諸將士。不教辛苦說征遼。其四云。窮島軍需飛檄催。蔗霜兼買鹿皮來。生番穫一本作饟。社三冬集。互市洋船六月開。浪嶠山形隨地盡。夏門風信逐潮回。荷蘭故土非甌脫。窺伺將毋隱禍胎。

朱媚兒。秦淮倡也。歸耿章光。章光山東人。明季進士。投誠寓金陵。後受秦王孫可望劉。與通謀。事覺。被僇。以尸歸。其妻妾環而哭之。媚兒止之曰。此非哭泣時也。國法。叛人妻孥。收入官。發滿州爲奴。此時不早爲

計則恥辱狼藉更爲死者羞力勸其主母幷女媳妾媵等投井死媚兒獨後更堅閉前後門從容入井死嗚呼媚兒倡也不惟能死其主且能全主母一家之節何見之明而行之決也明末士大夫愧此倡者多矣

滇南猺俗無文書官徵其賦先與官刻木爲符以一畫當一數百十兩錢分以長短爲差畫訖中分之官執其半屆期持而徵之符合不少遲欠也此亦足想結繩之制矣

六盤山在平涼之西虎山原在平涼之北虎山高臨城中而六盤則轉輸之途也圖海圍平涼先取虎山以窺城中次斷六盤之餉道而平涼不守矣

陳福寧夏人屠人子也後爲寧夏總兵王輔臣反盡有平涼福以兵圍固原八閱月不克輔臣之子吉貞自平涼來援內外夾攻福大敗歸寧夏將更練兵以圖再舉兵變爲其下所殺嗟乎輔臣于斯時不能北聯寧夏之叛卒以斷河西之聲援而坐守平涼以待斃此實不可解也

僞周授王輔臣陝西東路總管平遠大將軍授張勇陝西西路總管平遠大將軍

廣東韶州府乳源縣有地曰梅花潦水峻險不與外通居人數百千家有張鄧二老爲之主皆聽其指揮二老明季諸生鼎革後不薙髮據險自守官不得入而租賦輸納不缺追呼者山下遙呼之縋租而下如數不少欠平西之變胡國柱過乳源二老以野服見事定後二老已死矣衆以地歸朝廷朝廷以其地建置花縣屬廣州府今人所謂梅花洞者卽其地矣產良馬

簡爾泰。雲南諸生。李定國入滇。閣爲內侍。後入吳三桂宮中。以能鑒古得幸。雲南平。取入京。今亦爲上所用。

弘光元年。鄭鴻逵守鎮江時。北兵將至淮揚。瓜埠士民舟載家口將渡江避難者甚衆。鴻逵以巨礮碎其舟。露布中外以告捷。

六科在朝內。六部皆用平行手本。紅印。蓋紫粉印。不可行之于朝內也。其體統尊嚴如此。此明時之制也。未知今日何如耳。

吳李解魏。爲興化四大族。

興化士人。凡應舉者。必醵分延道衆誦經禮懺。以爲祈禱。亦可笑也。

彭秋水在祿勸時。獵人以虎獻。剖之。有胎胞形如藕。而三節。剖視有三子焉。方二寸許。尾與身等。眉目諸形皆未具。而爪牙先生。其威之所在。有獨異也。

秋水云。有一土巡檢人言。其常變形爲驢入山。已復爲人。秋水曾見其人。痴呆不了了云。

馬子騰云。鵪鶉皆蝦蟆所化也。

臺灣知縣某。閩閩聘之入簾。過海爲風飄至香山。廣人送之還閩。蓋庚午科也。

自桂林至思恩府歸順州交趾路程。桂林府陸路西南行五十里。至思橋上船。西南永豐縣。又西南容縣牛擺象州。從此正西。則至河上柳州。若自象州南。則爲黃龍江。至白沙起旱南行。經武緣上林遷江三縣

地。至賓州。又南至思恩府。自思恩府而南。經田州向武泰康上應果化歸順。又南二百里。卽交趾界。自思恩府西南行。爲泗城州路。自上林縣轉東南。經困龍關爲南寧路。歸順土州。東界鎭安。西界泗城。北界果化。南界交趾。

彭秋水堂聯云。向平婚嫁貧中畢。庾信文章老更成。亦佳集也。

黃仲霖參馬士英。召對歸署。以白紙大書于門曰。待罪權奸。命在旦夕。諸客賜顧。門官一概稟辭。

黃斌卿閩之漳州人。崇禎十七年。破家募兵勤王。行至山東。聞北都已陷。至南京。錫以鎭南將軍印。鎭蕪湖。後方國安至。馬士英欲奪其印。以與國安。以關防易之。斌卿上表送印于朝。散其衆而歸。

馬錫。士英之子也。爲禁軍提督。大兵渡江。梟其首于市。

留都六部。以大司馬爲第一班。在冢宰上。西班首領魏國公。獨出一席領班。魏國公前。有小羊角燈一盞。校尉執之。以爲興拜之節。興則燈起。拜則燈下。不獨鴻臚寺鳴贊之臚唱也。想北都亦應爾矣。北都領班。則朱成國云。

留都拜牌。在禮部堂上。故宗伯堂署獨大。百官皆由後門入。烈皇帝發喪舉哀。亦在禮部。

由衡州至廣西桂林府旱路。衡州南九十里排沙。南九十里祁陽縣。南一百一十里永州府。西南九十里黃沙河。西南全州。西南界牌。再南興安縣。再南三十里鹽官。再南臨州。再南六十里卽桂林府。由衡州之廣西桂林府水路。衡州府南。由松柏司。八枋。河洲。歸陽。黃楊司。冷水灘。木瓜埠。湘口。轉而西南。由石綿

站江口。東安縣在北。余塘全州界牌分水塘過斗與安縣大沿江臨川縣，正南即桂林府也。由桂林而南爲平樂府。又東南爲梧州府。又東南即廣東界。自湘口正南經永州府道州江華縣永明縣至廣西界。

何光顯。金陵諸生。何遵之後也。遵有專祠。曰廉直。光顯平日與馬士英有隙。宏光即位。光顯知不免。即上疏劾奏士英。枷示于市。以瓦缽合頭而死。

常開平之後。世襲定遠侯。明季常某奉烈皇帝旨。册封海外某國王。及歸復命。則宏光帝已即位于南都矣。未幾。即上疏特參馬士英。免爲庶人。國朝兵至。以此得免于北。即以南門外常家莊菴中薙髮爲僧。人獨呼爲常太爺云。開平可謂有孫矣。菴在太平途中。當訪其名暨法號。

宏光帝至南京。即位于內官監。蓋大內諸宮殿雖存。而頹敗不可居。即位後。始建武英殿。上所居曰興寧宮。太后所居曰慈熙宮。其額皆王孟津所書。

宏光時。提督禁軍太監李國輔。秉筆司禮太監韓贊周也。永寧府已爲西夷攘去久矣。而銓部尚注選人同知。無任可到。駐北勝州。以待升調。

袁九敍撫滇時。丁外艱歸。轎圍用白氈。或曰。昔某公遭艱歸于轎頂之中。爲一小龕。奉紙位一。載而行。九敍將用之。一友曰。公非宗子。神所依之主。在六完老先生所。若公復奉一主。是神有二矣。此禮惟長房長子得行。公奔走可也。九敍拜而謝之。

雲南武定府城西北有師子山。形如師子。即蒙氏五岳之東岳也。武定城正員當師項下。形家目之曰師

子繫金鈴。山有寺曰正續。相傳建文帝駐錫處也。彭秋水牧祿勸時。林武陵亦官河曲。同遊正續。彭有詩四章。林和焉。皆一時絕作也。彭一聯云。蒙岳千年傳帝釋。孝陵坏土憶王孫。林一聯云。豈是勾吳披髮去。翻令同泰捨身來。只此一聯。妙絕千古矣。

潮州總制劉進忠。號劉猴兒。甲寅之變。進忠納款鄭氏。封平□將軍。尚之信伐之。爲其所敗。後漳州府同知林學杭往招降之。林以此升潮州知府。

貴州章爾佩。故相馬士英之壻也。字靈藥。起家孝廉。爲澈江太守。以循良稱。平西問曰。爾有何善政。得此于民哉。對曰。豈有他異。不過與民相安耳。州縣之吏。親民事。催科聽斷。安能悉孚人意。即有善政。得譽亦難。太守稍遠于民。苟無大害于民。易于見惠。與民相安。人即循良目之矣。平西語人曰。此長者之言也。其後必昌。未幾。其子萃冠貴省軍。爾佩嘗謂人曰。宏光時。身在南京。忽思家而歸。以此得免。若北兵至時。猶在白門。必爲百姓之所菹醢矣。

陝西固原之北。寧夏之南。有灰鹽堡。井中出鹽。築地爲池。方一二丈。築而平之。四圍築土爲小隄。輓井水灌池中。經夜放去鹹水。池中鹽皆成白牙。有盈尺者。味佳美。不待煎也。有鹽茶廳董其務。

秦州鹽出山溪泥淖中。民取煎之。

雲南琅井。在崑陽州。白鹽井。在姚州。黑鹽井。在楚雄。皆有提舉司井。皆在萬山中最下處。溪河之中。鹹水衝突而起。如濟南之跑突泉然。即其處甃石爲井。繚之以欄。覆之以亭。搆橋以通來往。環溪數千家。皆竈

戶也每擔鹹水稅若干有司出入者烙桶以印而稽之　又有硝井水煎之皆硝羅羅飲此水以下飯川北鹽水民所開也深數百丈堪輿指示其處捐數千金以從事井徑三尺許耳若不得則傾家矣百丈而及泉猶幸甚也用轆轤牛轉取之亦甚難川東鹽井取之較易且有火井以助煎熬貴州所食者皆川東之鹽也

襄陽府至陝西商南縣襄陽府水路九十里半扎店一百四十里小江口灣船處名沙陀營西北由漢江一百二十里至均州又一百八十里至鄖陽府北行入小江卽淅水也六十里至李官店八十里淅川縣一百二十里荊子關二十里梳洗樓陝西界矣一百里徐家店一百一十里竹林關一百里龍駒寨淅川縣南至李官橋八十里北至梳洗樓一百二十里邊河爲縣河西皆楚地從間道至鄖陽府一百二三十里至均州一百二十里均州至鄖陽亦一百二十里均州至武當山頂一百二十里　淅川縣西南行六十里至火龍觀六十里至均州又一路四十里至稻田坪四十里過寨嶺至青塘四十里至均州路稍寬大又一路九十里至李官橋三十里至黨子口六十里至均州乃大路也

襄陽府西北九十里太山廟九十里近鄧州州在平陸其西百餘里皆山河路崎嶇難行西北乃入內鄉過土嶺猶寬平可行車又徑路西北行九十里至韋散集九十里至淅川縣不必由內鄉縣自鄧州西北一百二十里爲內鄉縣六十里丹水五十里巡檢司一百二十里魁門關六十里花園關東北去九十里黃沙九十里灘河腦九十里盧氏縣九十里永寧縣自花園關西北六十里商南縣徐家店在縣西四十

里。商南縣北五十里武關。山路崎嶇。一百二十里龍駒寨。西北一百六十里雒南縣。北九十里商州。茹紫庭曰。余癸酉泛舟之役。在鄧問華陽人孟姓逃荒。自潼關西十里銅峪。由老君川至雒南縣來雒河。由雒南盧氏永寧伊陽洛陽至黑石河。入黃河。小船載四五十石。由府城西上七八十里至伊陽縣。水長時。洛南山中木排下汴梁。意漢川龍首渠。自徽引洛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于井下行水。即此地。而龍駒即龍渠之誤也。但徽爲今澄城縣。遠隔渭水。俟再攷。

襄陽府至均州所屬小江口二百八十里。大江直西往鄖陽府路。萬山茶等共二十七灘。去小江口不遠。南爲穀城。北爲光化縣。船長三丈。闊六尺。可載百石。春水漲可用百五十石船。　小江口浙川縣南渡河一百六十里。內太白官方殷家別堰子白兔灘爲險。端工等四十四灘。自小江口數至蜂兒巖爲第七灘。係內鄉縣界。有界河。又九灘爲楊家塘。係浙川縣界。又至南馬蹬。有板橋河水自東北注之。去浙川三十里。　浙川縣至荊子關一百零五里。至梳洗樓二十里。有月兒巖。係商南縣界。虎窩等六十二灘。自虎窩灘數至滔河口。爲第十五灘。又十九名黃河灘。爲小黃河。平淺多淤沙。浙川至荊子關所用扒河船。長二丈餘。寬三尺。每船載米十五石。夏秋二十石。　荊子關至陝西商南縣所屬徐家店一百一十五里。有王家淺等八十二灘。有大連灘。廂溝長樂。猴兒石。背陰灘。豬槽灘。五龍灘。炭溝。侯家算。白石。草長。八龍。龍虎諸灘。俱最險。徐家店西北數里。有香油河。水自洛南劉坪溝流入此處。每船載米十石。春夏可十五石。

徐家店至商州龍駒寨二百二十里。有大澗宿溝等一百七十五灘。內大賈峪溝大柳樹灣一連五灘。大

桑園一連七灘。小鷹石五灘。大鷹石四灘。屹嵁嶺五灘。共有三十餘灘。石大灘險難行。自大宿澗數至武關河口。共四十四灘。有武關河水從洛南亂莊流入。又過二十灘。至背峪河大周灘。有背峪河水從商州八里陂流入。又經開峪河四灘。有開峪河水從商州喬家陂流入。又過四灘。至稻田河灘。有稻田河水從木瓮溝流入。又過六灘。至桃花纜灘。爲商州交界。又過九灘。至銀花河龍嘴四灘。爲竹林關有銀花河。又過四灘。爲大桑園七灘。以上總計百灘。又七十五灘爲龍駒寨。此處船上載七石。春夏水大可十石。徐家店至龍駒寨有師婆灘。瓦灘。屹嵁灘。周家灘。朱泥溝。王家塹。皮脖子。大象園。孤山。蘇溝口。鷹石灘。骨屍峽。湘子灘。長灘。毛家別。張家別。曹口灘。雞兒關。爲最險難行。浙川縣至荆子關有三里橋。石門灘。老人倉。官灘。滔河口。羅山嘴。背漏灘。鄢家曲。清風嶺。娘娘廟。摩民灣。貨家坡。老虎灘。即鍼田寺。亂石灘。邵市溝。百神廟。黄河灘。黄河灣。八龍廟。蓼兒灘。石羊灘。吳村灘。龍泡灘。爲有名。

廣陽雜記卷第二

馬紹先山東長山縣長白山人其尊人馬負圖字希文甲午舉人紹先嘗患病夜不得寐醫皆不效乃自以其意爲園圃十餘畝親操耒耜學爲圃於其間久之疾愈是亦可爲善治疾者矣

壬申春日于茹司馬署中與虞臣臥地看楚地全圖圖縱橫皆丈餘不可張挂而細如毫髮余旣短視立則茫無所見遂鋪圖于地而身臥其上俯而視之楚地全局見其梗概矣命虞臣執筆于側書身所經歷諸水道所恨者無界畫則里至不能詳盡耳自晉顧作準望（當作裴顧）爲地圖之宗惜其不傳於世至宋朱思本縱橫界畫以五十里爲一方卽準望之遺意也今之職方圖記卽用此法非此則方向里至皆模糊不可稽攷然其事甚難至十里一方則竟無從著手四至八到方方湊合求其毛髮不爽難矣今之輿圖奉旨所寫如此已足彼若爲界畫是自窮之術也

王而農先生住查江在衡州府西南約九十餘里而農諱夫之衡陽縣人壬午舉人與兄介之弟參之皆爲時所推重先生之父王修侯先生諱朝聘一字逸生性篤孝友衡守李公燾嘉其行爲表其父塋以旌之少從伍學父先生游學父諱定相一字玉鉉衡州人與李若愚魏說爲文字友游講席得二王羅李之要博綜天文地紀人官物曲兵農水利之學皆淹貫早歲喜吟咏因選漢魏以來十一代詩文各成一部爲詩文二壘嘗謂詩文古今未有合一者合詩于文則文不宣理合文于詩則詩不達情以貢入南雍聞

旰衡中士見廟謨顛倒上安民定亂十三策奉旨存部天啓三年疾革呼修侯先生曰丈夫不死于婦人之手子丈夫也吾死子手矣遂逝著有風雅集劉繼莊曰伍學父疾革時獨呼修侯先生而託死焉予觀其意詎止目其妻妾爲婦人哉王氏父子末年行徑果丈夫也則學父爲知人矣修侯先生既得其學已而走安成亭州以廣其識力比歸而鄰東郭泗山先生講學于南岳遂受業焉天啓辛酉闈試主攷繆昌期識之語觸副主考不得儁遂置副榜因以貢游北雍會烏程秉均選郎承意旨索賂遂投袂歸閉戶潛修鄉人化之州縣長聞風造請皆以疾辭不見所授生徒咸知名士同郡譚允都歐陽珠周應詔歐陽瑾夏汝弼文之勇劉近魯及瀘州馬之訓其最著也後臥病南岳蓮花峰臨終戒其子介之夫之曰吾幸全首領固願從先人墓下而時命如此不欲以遺骨經城市得葬此峰下鑱片石于墓道題曰明處士某人之墓足矣遂卒如遺命葬之其仲子參之先歿參之字立三性至孝壬午將就鄉試以父母春秋高不行癸未流賊陷衡走匿山中不就僞試僞吏呈不順者以參之爲首幾不測會賊去乃免爲文婉折有風度受知于督學芝田周公學乙酉恩選未仕卒而農先生于壬申歲已八十矣隱居山中未嘗入城市其學無所不窺于六經皆有發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氣聖賢學脈僅此一綫耳

余聞張獻忠來衡州不戮一人以問婁聖功則果然也

楊于兩爲余言臺灣賜姓公之賢以爲諸葛忠武郭汾陽岳武穆後之一人也賜姓少時思文帝絕愛之其父芝龍懷逆謀賜姓屢諫以脅朝廷恢復中原遭其父之怒罵後芝龍鴻逵皆提兵出關思文詔賜姓

謀賜姓勸思文出關思文曰芝龍鴻逵朕將誰依賜姓曰臣父臣叔皆懷不測陛下宜自爲計與帝相持痛哭帝曰汝能從我行乎賜姓曰臣從陛下行亦何能爲臣願捐軀別圖以報陛下此頭此血總之已許陛下矣思文出關賜姓遂入海聚衆至數萬據廈門金門而芝龍已降本朝矣思文至邵武知大勢已去有二宮人縊死勅取三棺皆釘之而出則皇后曾氏亦在其內也嗚呼思文皇后之死在行在烈皇后之死在宮中永明皇后之死在係虜雖先後不同其成仁取義則一也思文從此不知所之賜姓之妻董氏其父諱颺先號沙築晉江人也先朝進士于兩之表叔于兩與賜姓幼同筆研賜姓既據廈門沙築住金門後于兩以貧困往于沙築賜姓知之召至廈門遂留之表奏永明授以兵部車駕司郎中以其未曾蓄髮遣之往來京師永明以延平王爵封賜姓而賜姓不敢受也清使往招撫之而賜姓不屈也曰和則可矣奈何曰撫大國若存此彈丸之地于海外以延有明之一綫請從安南朝鮮之例不廢貢職大國苟不以爲然也則亦惟命耳上知撫之不就也召芝龍温語曰汝子有書至乎汝知廈門撫議之就乎芝龍曰臣不知也亦無書來上曰汝子誠反矣汝無罪也已往不究今後汝子使人來汝卽以聞芝龍得旨未兩日而于兩適至都門亟幾不測幸芝龍以方得旨而遽有人至恐上見疑遂命于兩走得脫後爲人告發遣芝龍于關東後遣大兵征廈門賜姓命居人遷徙空其地以誘清兵舟楫之費皆賜姓任于兩不知以爲賜姓棄廈門也事則敗矣遂徙其家人于內地而身送之既渡海肩輿行與清兵遇遠望見亟取田塍間道以走清兵追之馬輒陷其道非土人不知也走匿村中田夫則于兩之故僕少焉已發兵圍而

搜之于兩薙髮以免而置敝篋故韓于海濱渡口若由此以濟者然清兵信之清兵渡海而敗于兩從此亦不得復歸廈門然以其兄同蘇立在廣東不敢出投誠賜姓軍法凡有一人投誠則其宗族皆在必誅故也蘇立與許隆楊文廣皆廣東尚王之客爲尚王行商海上頗跋扈尚王患之酖殺文廣蘇立許隆自此與廈門結連不可殺後蘇立乃爲一游兵所殺其事楊符五曾爲余言之尚未詳其顛末更當留心文廣之子今候補同知昨從湖南北上留于兩處一宿而去賜姓之死也面目皆爪破曰吾無面目見先帝及思文帝也余曰賜姓提一旅之師伸大義于天下取臺灣存有明正朔于海外者將四十年事雖不成近古以來未曾有也賢于文信國遠矣然賜姓既死無人繼起則其當日成就人材者必不得其道矣亦未聞有非常之人爲之輔也于兩曰惡是何言也吾閩向爲文勝之邦今一變而爲用武之國居方鎮握重兵十之八九皆閩人也姑以我晉江一縣言則一公二侯二伯其餘任將帥之職居八座者共十有八人若通八閩計之指亦不勝屈矣前此阿羅斯之捷昨歲阿魯特之退皆敝親家林興珠之功也興珠今老然持藤牌而舞辟易萬夫前躍八尺後退一丈不可敵也諸如此者實繁有徒瀕海之地風土柔弱一變至道伊誰之力凡此皆賜姓之餘勇也其成就人材爲何如耶余聞此言爽然若失雖然武勇之士爲他人所賈多至富貴忠義之士則從未之聞矣慨然曰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遂投箸而起黃石齋先生被執拘禁中洪承疇往視之先生閉目不視洪既出先生舉筆疾書一聯曰史筆流芳雖未成名終可法洪恩浩蕩不得報國反成仇蓋成仇與承疇同音也楊于兩云

衡山縣城外康王祠內有閣臨瀟湘上扁曰水月林高爽軒豁東南向望月爲最中奉義勇武安王顏曰雲拂潭空柱聯曰樓外山川知是何年圖畫檻前煙雨須看此日天工中尊三韓孫維震題也

湖南多巽術凡肢體折傷以符水禁咒治之立刻可愈前向禹門見余傷臂殷勤言之又作字與向亦周必令此輩一看若猶可治何憚而不爲余不敢辭故至衡山時亦周與術士二人偕來視予臂言傷已老須使之脫而後符水可施必也頻頻舉動力不勝任則再腫痛然後可爲也余此臂只安之如命且亦無大礙不廢作字揖讓亦何苦而必欲爲此遂笑謝之

南岳紫蓋峰下有羅克生者豪傑士也隱居不仕以詩酒自放以朋友爲性命四方之客至南岳者必延過其家盡賓主之禮款宴連日夜陪游山林朝夕不倦故戶外之屨恆滿尊中之酒不空過衡山未有不識克生者且熟諳南岳典故問無不知惜於丁未之秋去世今山中無復人矣

衡山縣正當南岳之東自縣治西南三十里爲岳廟南岳之都會也九仙觀則在岳廟之北十里余攷南岳山形正西北向湘鄉縣乃其正南衡山岳廟反在其背周回八百里迴雁爲首岳麓爲足游者非經年不能盡五峰以祝融爲最崔巍雲中非極晴朗不見其頂登此則諸峰皆在目前矣游岳不登祝融猶入朝不見天子會靈山不睹釋迦也

祝融峰之東南有福嚴寺乃思大禪師飛錫所定之福地三生骨塔皆在焉而懷讓大師最勝輪垣與馬祖之磨鏡臺皆在其側石頭希遷之見相寶塔去亦不遠李鄴侯之祠卽在寺左夫思大乃天台智者本

師親受三種止觀而懷讓希遷又五宗鼻祖然則若宗若教皆發原于南岳地靈人傑信有然矣

衡山輿夫矯健冠天下走及奔馬上峻阪走獨木危橋輿在肩側其足逡巡二分在外輿平如衡無少欹仄吁亦異矣

九仙觀有壇曰九仙壇在南斗注生殿前西階下一巨石輿地平而稍高如我蘇虎邱之千人石差小特四分之一耳壇面鐫六字字大如屋曰九仙飛昇之壇作兩行東西向逾媚藏鋒法顏魯公麻姑仙壇體化極小而爲極巨氣勢逼人旁有款識盡鑿去不知何故案九仙皆晉宋齊梁間人雲笈七籤詳載其事其飛昇皆有年月

南岳五峰皆環拱祝融惟祝融是向獨紫蓋一峰直走東北別爲一支杜少陵望岳詩所謂紫蓋獨不朝爭長業相望也

南岳水簾洞即所謂朱陵洞有石刻朱陵大虛四字爲道書第三洞天山上有泉至洞門如垂簾狀洞口有石方正可坐可眠在水中上刻沖退醉石四大字九仙云此洞輿羅浮相通彭禹峰云字鐫瀑水石上爲水所激濺不知若干年矣字形模楷固無恙也

岳廟前乃四通之衢百物輻湊列肆而居者數百家無異五都市中岳坊刻天下南岳四字相傳爲宋徽宗筆柔媚如婦人無天子氣且輿南岳不相稱南岳不在天下得無倒挂天上耶

韓公祠即所謂雲開臺也祠門西向堂中奉韓文公木主懸之梁際亦剝落不堪折而北有堂南向中供

觀音大士像。守祠僧所居在焉。嗟乎。今天下之書院祠祀。十之八九皆守之以僧。名不正。言不順。莫此爲甚。儒有書院。而無主持其事之人。僧則不居蘭若。而爲俗士守祠。是何異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也。且昌黎平生以闢佛爲事。今乃與佛同處。而奉事香火者皆僧。僧豈皆大顛哉。無怪其煙寒火冷。木主傾欹也。衡生乃起而爭之。以取僧賄。不亦悲哉。

祝融距岳三十里。雖高插雲漢。而路稱平坦。石磴逶迤。可騎可輿。爲南岳之一勝。但輿須二人。以布兜之。拽之前行。俗呼縴夫。猶舟之逆風以牽百丈者也。

余案蔡九峰言。岷山之支爲衡岳。盡于洞庭之西。緜亙八百里。山列七十二峰。十洞。十五巖。三十八泉。二十五溪。九潭。九井。山之最大者五。曰祝融、紫蓋、天柱、芙蓉、石廩。祝融高九千七百三十丈。餘皆高四千五百丈。從天柱峰起祖脈。歷師子煙霞。過南天門。番身一支。盡于祝融峰。直下一支。遞至朱明峰。首結岳廟。昔陳隋間。思大禪師登祝融峰。與岳神會。神曰。師何來。此師曰。求檀越一坐其地。神曰。諾。師卽飛錫以定其地。今福嚴寺是也。神曰。師已占福地。弟子當何居。師卽轉一石鼓下。逢平地而止。今岳廟前一石是。此岳定基之始也。廟制規模宏闊。直擬皇居。歷唐至今。蘸祀弗替。韓昌黎詩所謂粉墻丹柱動光彩。鬼神圖畫填青紅。當年廟貌。亦可想見矣。宋范致能有驂鸞記。記廟制甚詳。淳熙二年廟災。令有司給錢五千緡。粟三千斛。復新之。元以讖文有朱明字。乃于朱明峰下。截斷龍脈。引水過廟後。又建黑神祠以衝赤帝。不知太祖以朱氏起兵滅元。國號有明。應實在彼而不在此也。此與亡秦者胡事絕相類。元復有虞世魁重

修南岳廟記歲久頹毀正統壬戌楚之藩臬檄長沙衡州共建其高弗及舊五尺忽風雷交作白晝晦冥霽視其柱已徙去半里許矣官民畏悚謝過復崇制如初久之復圮至成化庚寅知府樂平鄭冕給事中郡人劉昊相繼題請巡撫繁昌吳琛任其事出公帑三千金命衡州衞指揮同知王綱往市川江巨木得楠四十五章以充棟梁之用餘木取之近地凡四年觀厥成商輅記焉至嘉靖壬寅前門暨兩廊圮廢殆盡正殿穿漏階除鞠爲茂草分守藩司甯夏潘九齡請上重修得荒銀一千七百餘兩乃估買故雍藩廢府房七十間府在衡州後桂王府即其地也別駕楊公美冕修完東廊四十八間西廊三十五間後副都御史金公燦委郡丞王道補完西廊一十三間凡五載落成劉薇記焉正殿七十二楹案七十二峯之數正坐子午向案石氏星經云南宮赤帝其精朱鳥司夏司火南岳姓崇名嶽即神農爲赤帝治南方者黃帝定五岳以潛霍爲衡之副漢武帝南巡狩以衡山遼遠徙南岳之祭于廬江潛縣之霍山然不過一時事耳非古今不易之定位也正殿後爲謹身殿聖像高二丈八尺象天二十八宿圭長七尺二寸自唐虞三代舉望祀之典秩視三公唐天寶中加王爵宋眞宗易以帝號至明太祖始去之惟曰南岳山衡之神爲百王不易之正典洪武四年賜金合一重一斤祭則奉香以獻銅香爐巨不可圍今皆亡矣鐵鐘二共約三千斤一以司晨昏一遇朝使大祭聲先振焉顏曰百王秩禮星沙吉藩筆也臺東靜瓶以注水西爐以藏火中香爐磴高丈餘桂藩所築磴下御祭臺五鳳樓東西演樂亭東西北廊房共九十六間東廊銓德觀又名宰牲墀西廊□忠靖王趙葵宋學士也其父夢岳神降生後立大功爲祭祀監牲神再下爲南

臺寺。次嘉應門七間。謹身殿後爲廣生殿。崇禎壬午暮春。有龍出水漲。洗去其殿。神像亦順流而下。至龍隱港而至夢報。住持迎歸之。右轄神廟。神有殊勳于岳。姓陳名尙。歲時享祀。左有老萬壽宮。新注生殿。後宮奉聖父聖母。適地生石筍如二人形。雕鏤成之。右列太子像。又其後爲接龍橋。卽元人鑿斷龍脈之地。有朱明亭。凡游觀者皆宴樂于此。管大勳有碑記其事。曰。嘉靖壬午。上以震位方虛。遣官祝釐名山。大司徒劉凝齋曰。衡岳舊水道。由東北直繞廟前而西南以會于湘。自元鑿廟後。引水以斷龍脈。而太祖龍飛。已應朱明之讖。世宗降生于郢。皆其兆也。茲者皇嗣未廣。心竊念之。大勳于是上其議于兩臺。出藏金若干兩。命知縣車鳴鑾經理之。運河土以填後龍。使新澗由集福碑右。歷萬壽宮。左跨東街以歸于橋。隄甫成而皇子生。嗚呼。亦奇矣。此南岳廟未燬以前之規模梗概也。邑人吳士寅有小引詳記之。至戊子冬。爲順治五年。潰兵經過。四出擄掠。衡沙二郡富商大賈。皆避入南岳。爭以財賂布帛貯岳廟複板上。板距地數十丈。其道以神像爲梯。履神之身手肩臂以及頭目顚頂而上。藏貨財數十萬。無何。潰兵至。縛廟祝肆加拷打。不勝痛楚。告其處。引而登焉。複板之上不通光。遂持炬而登。遺火延燒布帛。不可撲滅。殿燬。火半月不熄。幷謹身殿後宮蕩無存矣。惟中門以外不及于火。越二年。定藩內書院黃惟煜改門樓爲殿。權設帝座像。稱殿。高丈有六。稍如舊制。辛丑夏。衡宰官士民又從而廣之。太守劉公進禮復新之。衡岳廟廢興之大概如此。

衡山朝岳門佛子坳。有子抱母樹。如孩提之童。依依膝下。見之令人動孺慕之悲。後爲愚民所斧。今不可

得見矣。

余聞普陀法門以唱讚爲小悟門。其中必有玄奧。與余所悟四字無迴異者。然求之二十年。吳楚燕齊之僧。無能言其學者。抑又何也。

衡山水月林主僧靜音。餽余閩林茶一包。瘴菜一瓶。閩則安切。音鑽平聲。衡人俗字也。此茶出石罅中。乃烏衜茶子墮罅中而生者。極不易得。衡岳之上品也。最能消脹。瘴土音坎。字書音罕。曰其味辛。與黃豆同煮。以器罨之。而沃之以臘醋。久之辣極。與京師之辣菜味同。而鮮美過之。以芥爲之。以上疑脫辣菜二字。而瘴亦芥類也。二物雖皆土產。然佳妙。杜少陵詩曰。深藏供老宿。取用及吾身。自顧轉無趣。交情何尙新。今日之謂矣。

長沙小西門外。望兩岸居人。雖竹籬茅屋。皆清雅淡遠。絕無煙火氣。遠近舟楫。上者下者。飽張帆者。泊者。理楫者。大者小者。無不入畫。天下絕佳處也。

梁質人留心邊事已久。遼人王定山。諱燕贊。爲河西靖逆侯張勇中軍。與質老相與甚深。質人因之徧歷河西地。河西番夷雜沓。靖逆以足病。諸事皆中軍主之。故得悉其山川險要部落游牧。暨其強弱多寡離合之情。皆洞如觀火矣。著爲一書。凡數十卷。曰西陲今略。歷六年之久。寒暑無間。其書始成。前在都中。余見其稿。果有用之奇書也。方輿之學。自有專家。近時若顧景范之方輿紀要。亦爲千古絕作。然詳于古而略于今。以之讀史。固大資識力。而求今日之情形。尙須歷鍊也。此書雖止西北一隅。然今日之要務。孰有

更過于此者。在都門悤悤衮衮。無片刻之暇。不得錄一通爲恨。蓋其書規模雖定。尙未脫稿。塗乙改竄滿紙。須余自錄。不可假手他人也。地北天南。會合莫必。每與宗夏言而恨之。壬申之春。余與質人遇于星沙。狹路相逢。而其書在篋。別來一載有半。質人亦鹿鹿道途。未嘗改訂一字。余留星沙尙有旬餘。趁此光陰。夜以繼日。了此一願。則河西五郡。卽爲我囊中物矣。書凡五册。册各百餘紙。共計五百餘紙。思欲節其繁文。撮其綱要。然不敢太略。亦不下四百餘紙。乃縮爲蠅頭小草。草草成形。一紙可括其三四紙。不過百餘紙耳。遂奮然下筆。與日競先後。夜焚膏以繼之。經始于辛未二月初一日。至二十二日。近疆夷地暨諸夷小傳皆錄畢矣。尙有一册。乃西域諸遠國及籌邊方略。皆質人未定稿也。此則俟之異日。縱有餘力。亦不必寫。而余書已成全璧。樂何如之。始悟天下事得寸卽寸。得尺卽尺。不可因循過日。若前者以爲日無多。不發勇想。則此書便當面錯過。始而九衢大局已定。繼而邊堡內地已周。終而邊疆諸夷。全書已竟。無處不可住筆。此卽金唱經六才子中所謂挪展法也。今已親證之矣。

長沙府二月初間。已桃李盛開。綠楊如綫。較吳下氣候約差三四十日。較燕都約差五六十日。五嶺而南。又不知何如矣。

袁堯文盛言湖南之妙。宜卜築于此。爲讀書講學地。柴米食物廬舍田園之值。較江浙幾四分之一。前紫庭亦有此言。將爲余買田置舍于衡山之陰。以待四方之來學者。而質人甚非之。以湖南無半人堪對語者。以柴米之賤而老此身于荒陋之地。非夫也。乃口占一聯云。只圖柴米賤。不顧子孫愚。袁梁議論。從此

參差矣。

長沙有李氏女。其母尼也。年將二十。已許字人矣。忽變爲男子。往退婚。夫家以爲詐。訟之官。官令穩婆驗之。果男子矣。遂薙髮留辮。解足纏。易男子裝。學剃頭。取耳以爲業。今三年餘矣。列肆于市。質人使人招之薙頭。不來。蓋聞其爲當道寓中人客雜沓。羞赧不前耳。虞臣同紫華爾聲往其肆。令其薙髮。歸言其聲音相貌舉止意態。猶儼然是一女子。因細詢其原委。果然也。余憶泰西人身之說。言女變爲男。只內腎脫出便是。若男變爲女。則決無此理矣。說在脈絡圖說中。可檢也。

長沙至江西路程。自長沙至湘潭縣九十里。至湨口九十里。至醴縣三十里。至湘東一百里。起旱至萍鄉縣三十里。至廬鎮九十里。覓舟至宣風五十里。至袁州府五十里。又覓舟至分宜縣九十里。至新喻縣九十里。新喻屬臨江。至黃土鎮七十里。至臨江府五十里。至樟樹鎮三十里。至豐城縣八十里。至市乂鎮到江西省城南昌府。共一千零四十里。

自衡州由南昌下湖口水路。自衡州府三十里至樟木市。十五里至七里灘。十里至大浦。十五里至杜光埠。十五里至川州。八里至螺師灘。十七里至斗米洲。五里至大嚴灘。二十里進小河。至吳集。一百四十里至攸縣。一百二十里至茶陵州。九十里至高隴。若從陸止六十里。起旱六十里至潞江。十五里至楮塘李田。黃梅樹下。共六十里至永新縣。三十里至容江。自容江歷方鄔橋面上馬吉坪。上周垣、枕石頭、敖成、劉江、正陽渡、白水狼、湖蘭村、共一百六十里至水陽市。自水陽歷三挑石山頭。高沙。共一百里至吉塘橋。十

里至神岡山十里至吉安府雇張家渡漁船往贛州水程四百五十里吉安甚難搭船至此停舟問訪自吉安歷峽江樟樹豐城縣河泊所至江西省停舟由廣潤門至吳城共一百八十里由吳城一百八十里出湖口縣

符天乙以寫算四例見示其除法則泰西新式也泰西除法始見于算旨前編發揮于西鏡錄此新式大約粗自南敦伯舊法自上而下逐層以法除實每商一數必一一勾抹新法自下而上惟記除餘而已頗爲簡便

仲遜述李天生之言曰人若一日不食二三升米飯四五斤肥肉如何可以讀得書壯哉斯言精神可想見矣

仲遜又言長安故城漢唐之所都皆在高阜今省城元至正中建也移于窪下矣若壅入水則西安之人可使爲魚鼈當更考之

王智侯苦心五十年白首無成以其心得著書三部一攻守心法凡二册若干卷大約以戚南塘紀効新書爲主附以諸家之說參以心得皆可見諸施行者奇書也其一名兵機類要凡六册若干卷皆采之通鑑二十一史以類相從各有題目亦粲然可觀其一尚未成書則治平諸大要也

高郵舟中値晚晴日色焰遠帆上皆作杏紅色春草映之皆成紺綠眼色爲緣生于眼識光色與相參相値而識生焉吾又烏乎知其所在哉

杭人歐陽君龍精相術人稱其重瞳子余向疑古之所謂重瞳者皆別有故若果爾則眎一物必成兩物恨不與虞舜項羽曾者同時以求其故今問之君龍乃一黑翳如瞳也歸與宗夏言之一笑向曾與之論及故爾

杜移年早歲曾識王孟津述其言曰書法之始也難以入帖繼也難以出帖可謂入理深談矣然詩文又何獨不然耶

張岫民出其近作一卷中有與泛日本者談海溝之異序曰去西岸東行帆過海溝程居其半其水黝黑約三百里奔流剽急自北而南海爲之陷有若溝然故因其狀以名之又有糠洋亦日本必由之路有物浮於海面其狀如糠幾數百里風濤激逐凝聚不散蓋水脈有以限之也

維揚精忠廟乃梁昭明太子文選樓故址其殿額大雄之殿乃唐顏魯公所書尚有諸天牌位皆出魯公手今爲王阮亭易去惟存殿額耳後爲岳武穆王改建報忠也其樓聯云一代忠臣寺千秋帝子祠

張岫民出其所藏霹靂斧二竹葉符四皆妙麗瓌異霹靂斧其一上下相等下薄如刃稍具斧形其一上狹而厚下闊而薄底銛利儼然斧也中有一空若受柄者去首十分之三去底十分之七外大可容拇指中小不能穿小指而反覆背面皆然則又示人以決不可施柄也吁寰宇之內莫奇於雷矣竹葉符長可六七寸闊七八百分右偏淡黃色有自然符篆文出粵東羅浮山人傳昔有劉仙棲巖石中投竹符以驅木魅竹遂爲林葉符篆亦異物也

張岫民之丁卯編。乃紀是年所見之古人書畫名蹟也。書則論其筆法。畫則列其圖狀。凡宋元明名人題跋詩歌。悉載于後。而殿之以顧維岳之品目次第。前後附之以詩。奇書也。晉王右軍氣力帖卷一。晉王右軍二謝帖卷二。褚河南臨黃素本蘭亭序卷三。唐碑宋搨化度碑卷四。唐周昉春宵祕戲圖卷五。宋林和靖詩帖卷六。米敷文司馬端衡合璧卷七。趙彝齋花卉卷子八。趙松雪飲馬圖卷九。趙文敏蕙石管仲姬竹枝合璧卷十。梅花道人水墨山水大軸十一。梅道人風竹長幅十二。元稗雪牕蘭蕙卷十三。元胡廷暉山水小長幅十四。曹雲西貞松白雪軒圖卷十五。沈石田夜雨止宿圖軸十六。沈石田設色白壽圖軸十七。唐子畏折枝墨梅長幅十八。仇實父青綠采芝圖軸十九。無名氏獨舞翠盤圖二十。簡史二十一。太原所藏書畫歸南中者目二十二。書籍目二十三。共爲一册。蓋是年枝安顧維岳延岫民于家校訂經史時。出其所藏。共爲欣賞焉。維岳吳中第一收藏家。故所見之博如此。

維揚禹王廟中有巨石一塊。埋土中。名曰浮山。相傳神禹以此石鎮海眼者。可發一噱。

隆雲師言天台諸師地無賦稅。皆刀耕火種。以刀薙茅草。焚之成灰。以蘿蔔子下于灰內。灰猶温也。他物不可種。野獸率取而食之矣。

天下錢穀總數。每歲所進。通共三千四百八十四萬四千九百七十五兩。遇閏加一十七萬七千二百八十二兩。內地丁銀二千九百六萬八千六十二兩。遇閏加二十萬四千六百七兩一錢。雜稅銀七十二萬八千三百九十兩。增減不一。鹽課三百六十六萬八千七百三十四兩六錢零。遇閏加一萬二千一百五

十一兩六錢。關稅銀一百三十七萬九千七百八十八兩三錢。各布政司細數列後。

一北直地丁銀二百四十四萬五千一十兩七錢。當雜稅銀三萬二千二百三十八兩一錢。共二百四十七萬七千二百四十八兩八錢。　一山東地丁銀三百二十九萬六千九百六兩。當雜稅銀五萬八百八十七兩八錢。共三百三十四萬七千七百九十三兩八錢。　一河南地丁銀二百七十二萬三千八百九十五兩一錢。遇閏加三萬四千三百四十五兩三錢零。當雜稅銀一萬二千四百六十七兩二分。共二百七十三萬六千三百六十二兩一錢二分。　一山西地丁銀三百一萬八千九百四十六兩八錢三分。遇閏加二千三百六十三兩六錢。當雜稅銀二萬八千九百七十八兩八錢六分。共三百四萬七千九百二十五兩六錢九分。　一陝西地丁銀一百五十八萬九千五百九十四兩三錢。遇閏加二萬三千五百二十七兩六錢零。當雜稅銀四萬三千九百六十五兩三錢九分。共一百六十三萬三千五百五十三兩九錢。　一甘肅地丁銀二十八萬三千七十兩七錢九分。當雜稅銀一萬八千二百五十六兩七錢。共三十萬一千三百二十七兩四錢九分。　一安徽地丁銀一百六十九萬八千九百六十兩四錢。遇閏加四百一十八兩三錢。當雜稅銀五萬九十九兩七錢。蘆課銀四萬一千八百九兩八錢一分。共一百七十九萬八百六十九兩九錢。　一江蘇地丁銀三百九十九萬六千一百七十六兩三錢六分。遇閏加二萬六千五百九十三兩四分。當雜稅銀一十二萬九千三百八十兩八錢。又錢二萬一千六百文。蘆課銀一十一萬七百五十四兩九錢。共四百二十三萬六千三百三十三兩。　一江西地丁銀二百二萬八千二百八

十九兩七錢三分。遇閏加一萬九千八百六十六兩四錢七分。當雜稅銀四千三百二十六兩八錢一分。蘆課銀五千四百一十七兩三分。共二百三萬八千三十三兩五錢七分。一浙江地丁銀二百九十三萬九千八百八十二兩九錢七分。遇閏加二萬二千五百九十六兩七錢。當雜稅銀一萬一千六十一兩九錢。共二百九十五萬九百四十四兩八錢。一湖北地丁銀一百一十二萬七千九百六十六兩六錢。當雜稅銀二萬一千五百八十四兩八錢。蘆課銀五千一百一十六兩六錢六分。共一百一十五萬四千六百六十八兩一錢。一湖南地丁銀七十九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兩七錢五分。當雜稅銀一千六百九十二兩五錢一分。蘆課銀六百八十七兩五錢九分。共七十九萬五千八百九兩八錢五分。一福建地丁銀一百二十四萬八千三百四十四兩三錢。關稅銀一萬四千五百六十六兩六錢六分。當雜稅銀一萬二百一十八兩九錢。共一百二十七萬三千一百二十九兩九錢。一廣東地丁銀一百二十七萬二千五百一十九兩一錢。遇閏加一萬六千六百三十一兩一錢。當雜稅銀三千四百八十兩。共一百二十七萬五千九百九十九兩二錢。一廣西地丁銀三十三萬八千六百七兩一錢五分。遇閏加一萬一千四百二兩五錢一分。當雜稅銀二萬五千八百六十八兩七錢二分。遇閏加一千五百七十一兩二錢七分。共三十六萬四千四百七十五兩八錢七分。一四川地丁銀六萬三千三百三十七兩六錢九分。遇閏加一千八百三十四兩九錢。當雜稅銀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一兩一錢六分。遇閏加七百五十七兩一錢五分。共八萬一千一百八兩八錢五分。一雲南地丁銀八萬四千八百三十五兩八錢八分。雜稅銀

三萬一千一百三十六兩四錢八分。共一十一萬五千九百七十二兩三錢六分。一貴州地丁銀六萬三千五百三十三兩一錢。遇閏加四百八十六兩四錢。雜稅銀一萬二千七百八十五兩四錢。遇閏加八百五十兩六錢。共七萬六千三百一十八兩五錢。

一關稅銀一百三十七萬九千七百八十八兩三錢。

一鹽課銀三百六十三萬八千八百九十四兩八錢。遇閏加四萬一千九百四十兩九錢。

京省需用俸餉總數。在京俸各色共七百八十萬二千五百八十三兩零。各省存留俸餉驛站修河顏料漕項共七百四十一萬五千六百七十六兩。各省駐防及綠旂官兵俸餉共一千三百四十九萬二千七百五十五兩。細數分列於後。

一在京需用列後。　王以下滿洲官員兩季俸銀一百一十二萬一千九百三十五兩七錢五分八釐。漢官兩季俸銀三萬七千九十四兩一錢。　蒙古王俸銀五萬九千九百二十七兩五錢。　各部院雜項一百一十七萬三千三百一十二兩二錢。　各部院公費銀六萬一千五百一兩七錢。

一在京每歲需用兵餉列後。　盛京俸餉銀八十五萬二千六百四十八兩八錢。　八旂月糧四百一十四萬五千七百三十二兩三錢。　八旂拴馬銀一十五萬九千一十一兩五錢。　八旂前鋒護軍披甲喂馬銀一十八萬五千六百二十二兩。　八旂牛種銀五千八百五兩七錢五分。一各省每歲需用存留列後。　北直每歲存留銀七十三萬八千七百八十五兩一錢。　山東每歲存留驛站河道俸銀六十八萬

五千九十四兩。河南每歲存留驛站顏料河工銀四十四萬七千四百九十兩八錢。山西每歲存留顏料綢價銀三十三萬九百六十一兩九錢。陝西每歲存留驛站等銀二十一萬八千二百三十二兩。甘肅每歲存留驛站等銀九萬三千三百九十八兩九錢。安徽每歲存留漕河驛站等銀七十六萬四千六百六十七兩。江蘇每歲存留漕河驛站俸工等銀一百二十九萬四千五百二十九兩。江西每歲存留驛站輕費本折顏料銀四十七萬八千四十六兩五分。浙江每歲存留各項銀八十三萬二千四百四十五兩零。湖北每歲存留俸工驛站漕項茶價三十一萬八千七百四十七兩三錢。湖南每歲存留俸驛站漕項銀一十七萬六千八百二十七兩九分。福建每歲存留俸食銀二十一萬七百五十六兩六錢零。廣東每歲存留俸食改徵米銀四十五萬五千五百五十八兩。廣西每歲存留顏料俸工銀八萬七千七百九兩六錢零。四川每歲存留俸食驛站銀四萬二千四百二十二兩五錢。雲南每歲存留銀九萬一千七百九十七兩三錢。貴州每歲存留銀六萬四千九百六十六兩六錢。鈔關每歲存留辦銅緞匹顏料貂皮共銀四十二萬九千四百四十兩。

一各省歲需兵餉列後。直隸歲需兵餉銀八十二萬八百一兩一錢八分。山東歲需兵餉銀三十五萬五千七百七十四兩零。遇閏加二萬七千六百三十六兩。河南歲需兵餉銀一十九萬八千三百五十九兩四錢。遇閏加一萬五千九百七十兩四錢。山西歲需兵餉銀四十八萬二千六百八十三兩八錢。遇閏加二萬八千五百九十二兩九錢。陝西歲需兵餉銀一百五十六萬五千七百四十九兩。遇閏

加一十五萬三千一百一十六兩八錢。甘肅歲需兵餉銀一百四十八萬七千九百二十四兩。安徽歲需兵餉銀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七兩七錢九分。遇閏加六千四百六十二兩三錢。江蘇歲需兵餉銀七十四萬六千四百七十三兩九錢一分。遇閏加一萬三千九百兩八錢三分。江西歲需兵餉銀二十五萬八千一百四十二兩零。遇閏加二萬二百七十兩六錢。浙江歲需兵餉銀九十七萬五千四百三十四兩九錢。遇閏加一十萬七千二百四十二兩三錢。湖北歲需兵餉銀六十萬八千四百六十五兩四錢七分。遇閏加三萬七千四百八十兩五錢三分。湖南歲需兵餉銀三十五萬一千四百二十七兩三錢。遇閏加三萬二千四百五十二兩四錢八分。福建歲需兵餉銀一百三十九萬五千五百五兩八錢七分。遇閏加一十一萬九十五兩六錢。廣東歲需兵餉銀一百三十五萬八千六百九十四兩五分。遇閏加一十二萬五百八十四兩一錢七分。廣西歲需兵餉銀三十四萬六千五百二十兩八錢。遇閏加二萬八千六百六十兩。四川歲需兵餉銀六十八萬六千九百六十兩六錢。遇閏加六萬二千五百五十八兩一錢。雲南歲需兵餉銀八十萬五千九十五兩三錢九分。遇閏加六萬五千四百二十七兩三錢。貴州歲需兵餉銀三十七萬七千一百七十一兩。遇閏加二萬九千九百三十八兩六錢。

關稅內歲撥兵餉銀二十九萬二千四百二十五兩五錢。天下錢糧出進存賸總數列後。每歲進銀三千四百八十四萬四千九百七十五兩。加閏在外。每歲出銀二千七百三十八萬八千五百八十八兩。加閏在外。每歲存賸銀七百四十五萬六千三百八十七兩。

案天下之餉。合滿漢之兵。歲需者不過一千三百五十萬而止耳。明天啓鄭宗周疏云。嘉靖十年。兵餉共六百八十萬。至萬歷四十年後。頓增至四千餘萬。則今之兵餉尙不及萬歷年間三分之一耳。

吳三桂據湖南。兵駐松滋久。乙丙之間。和碩安親王統大兵自江西袁州直趨湖南。兵至長沙之東。三桂聞穆將軍爲戰將。不敢輕敵。丙子二月。自松滋退軍長沙距戰。梁質人自江西爲韓非有求援三桂之意。先敗安王而後援吉安。訂於三月初一日合圍。留質人曰。汝於壁上觀吾軍容。歸以語東方諸豪傑也。官山在長沙東南。與瀏陽相值。安親王軍長沙東。官山之後。三桂軍長沙西。連營岳麓山。亘數十里。軍容之盛。近古未有也。三桂欲自與安親王決戰。諸將苦諫而止。皆誓死以戰。三桂坐瀏陽門樓。質人以三桂命立城上。安親王發兵十九路。自城北鐵佛寺後布陣至城之西南。長數十里。三桂亦發兵十九路以應之。將軍王緒先陷陣。清兵合圍之數重。旂幟盡偃。金鼓無聲。城上人盡失色。以爲此軍全沒矣。少頃。聞交鎗連發如急鼓。清兵紛紛墮騎。王緒軍衝突無前。莫有攖其鋒者。深入敵境。獲全勝而返。僞將軍吳應貴者。三桂之姪也。搏戰爲流矢所中。貫顋墮馬。夏國相力戰。救之而歸。穆將軍追至城下。三桂于近城設伏以防。巨象伏岡下。敵至。起而衝之。清兵披靡而走。交鋒者凡三路。馬寶軍大捷。餘殺傷略相當。呼聲動天地。血戰至日中。天忽大雨。交鎗不得開。各斂軍而退。三桂初意氣吞官山。先發十九路。餘軍駐岳麓。留爲更番地。不勝則後軍繼之。必平官山而後已。及見應貴傷。復值大雨。爲之奪氣。曰。天意不測。遂入城而守。清兵亦掘濠不復出。未幾。應貴死。

吉王見淩英宗第五子天順丁丑封于長沙六傳至憲王子由棟天啓辛酉襲位後流賊犯湖南王與桂王同舟奔粵西而死今其府基爲官倉當年規模猶可想見焉

明初太祖第八子潭王梓封長沙後以妃家坐事國除太祖第十七子谷王橞初封宣府永樂中徙封長沙後以事國除仁宗第五子襄王墳宣德己酉封長沙正統元年徙封襄陽

武夷茶佳甚天下茶品當以陽羨老廟後爲第一武夷次之他不入格矣

江西有行水碗卦術者至人家以碗貯水投白米數粒于中立能知其家事凡祖先之姓字相貌年壽一一不爽間有一二字譌者亦必字異音同如之爲知朱爲豬之類似有人告之者然必有一同行人立門外強執途人而與之言刺刺不休而室中之人其言如見否則一無所知矣此理之最不可曉者

長沙萬福禪林主僧素默以藏字畫一束求售董元宰臨二王帖一卷破門石浪和上臨智永千字文陳正言水墨花鳥一卷魏國公徐膽草書大幅一紙董字極佳眞跡無疑破門石浪住南岳飛來船下深入晉唐閫奧絕無近人蹊徑黃愼軒而後不可多得陳正言近時湖南人筆墨有士夫氣非工匠手所能徐膽不知魏國公第幾世子亦雄偉可觀此皆鐵目和上所遺以鎮山門者素師索價過高余不能酬也遽返之又有石浪草書其自作山居詩二十二首別爲一體佳絕乃爲俗僧借去臨摹數日而還則于每字之旁皆以惡札書楷字以釋之如楊升庵之釋岣嶁禹字碑者然見之令人駭絕笑絕恨絕此罪當加于焚琴煮鶴數等昔有人以方竹杖贈一僧後問之則已規而漆之矣古今蠢人未嘗無對也山居即事詩

自寫性靈。不落體格。絕無煙火氣。今錄其十八首。一間茅屋不堪誇。不是雲埋霧便遮。幸得老來無個事。掃些竹葉煮松花。一門徑深深路又荒。草頭多露月來光。其中亦有忘年者。日日焚香坐堂草。二年來無事可當心。一把鋤頭斫古今。翻轉溪雲睡去好。長留明月伴松陰。三山中日日有雲飛。飛的飛來歸的歸。惟有這些歸不得。留爲山寺補僧衣。四小橋流水入山幽。一徑松陰腳底收。處處白雲堆谷口。家家黃葉墮枝頭。五一村深樹一村煙。村樹深煙斷欲連。不斷不連分野色。濃濃淡淡夕陽邊。六昨來相送出柴扉。冷霧寒煙濕我衣。一路腳尖深凍裏。溪聲踏作雪聲歸。七十年無夢到鄉關。爲个蒲團債未還。幸有月來常問問。不知身在幾重山。八幸得爲僧不甚貧。東來西去若雲屯。其中滋味無端的。手指青山一故人。九山中有事不尋常。雲滿溪來月滿牀。處處花枝皆梵字。山山鳥語說文章。十一間茅屋住山灣。煙霧層層石上斑。幾日欲消消不得。看來身在米家山。十紅霞遠散夕陽殘。日暮還家鳥雀寒。茅屋半間雲外出。梅花一樹月中看。十二沿門竹外種芭蕉。嫩綠分陰過小橋。乍得一番新雨後。明朝色亦勝今朝。十三一山黃葉喚秋風。陣陣飛來詩眼中。不是老僧吟不得。溪聲送出曲無窮。十四春到春山草木齊。清泉白石燕啣泥。有時步出溪頭看。片片春雲挂樹枝。十五踏斷雲根問路忙。春風陣陣野花香。無心石上看流水。不覺穿雲到草堂。十六山中十月正飛寒。打煞梅花雪一團。不及故園青竹子。枝枝葉葉好相看。十七日日山窗夢不驚。牀頭書卷半公卿。山僧未醒禽先醒。過我籬邊三兩聲。十八

文墨師說湖南義象事。吳三桂之來湖南。有象軍焉。有四十五隻。曾一用之。故長沙人多曾見之。象各有

一奴守之。與奴最有情。奴死。人爲之製棺訖。象必來親殮。以鼻捲奴尸置棺中而蓋之。不下釘。人先于曠野中掘地爲坎。告象以其處。則以鼻捲棺而來。自置坎。復爲掩土。徘徊留戀。垂涕而去。一二日後必復來。去土開棺。諦視其尸。重爲掩蓋。嗣後或一日來。或三五日一來。必待其尸腐爛。人形脫盡而後已。凡象之于奴皆然也。有一奴牧象。私與一婦戲。偕入草屋中。象見之。怒以鼻扃其門。奴恐。踰垣而出。象以鼻捲奴擲之。顛撲而下。復以牙觸奴糜爛而死。象忽自殺其奴。乃從來未有之事。官司拘象而問之。象忽奔逸而去。人皆披靡。以爲其逃也。少焉。捲一婦人來。置之官前。而自跪其官。以鼻觸婦人使言。婦人戰悸失音。久之始吐其實。官義之。貸其罪。別選奴以牧之。余謂此象可以爲刑官。可以爲律師。世人目亂男女之倫者。曰禽獸。象獨非獸耶。胡可以之而詈人也。歎息者久之。

偶與紫庭談及河州西寧涼甘肅等沿邊地方。太祖不設州郡而置衞者。蓋以邊遠重地。提此線索于五軍都督府也。紫庭爲之擊節。因誦李天生潼關詩云。聖主垂裳西顧深。前星已兆翠華臨。風雷卜鼎渾非故。朔漠開基遂至今。萬里自天提鎖鑰。三王同日貢球琳。終憐戰骨崤函左。雪暗春遲白草吟。第五句亦即此意也。

質人云。今堂子中所祀鄧將軍。諱子龍。江西南昌豐城之間人。少饒膂力。家貧。事母至孝。常遇賊。負母而走。賊追及之。將軍曰。吾將避汝。汝來尋我。是當死也。遂與賊戰。數十人莫攖其鋒。人始知其勇。後入行伍。以功得官。歸有聯云。百戰歸來。剩得鬢邊白髮。千金散盡。惟留江上青山。風度亦可想見矣。後起爲遼東

游騎將軍。死王事云。向在洞庭山華亭李如山曾言之。今益得其詳矣。

質人言江西建昌有廣濟上人。大方師之徒也。立關募造建昌之太平橋。三年而橋成。皈依者甚衆。有兵家子。逸其姓及貫。投師披剃爲弟子。忽有悟。一日于師前作禮曰。師父。我們去罷。師問其故。沙彌取草一束。手執兩端而穹其中。如橋狀。以火燒之。作禮而去。至十里外曠野中。露地坐化。廣濟師聞之。三日後。積薪于野。辭別大衆。趺坐于上。舉火自焚。火已及臍。猶端坐不動。舉數珠擲火外。萬衆環視。唱佛號。聲振四野。師化數日。而太平橋忽爲火燬。衆始悟前沙彌之焚草。蓋其象也。此事建昌人多有見者。

質人少時猶識大方。後病熱昏夢。走荒山曠野中。忽遇大方偕行數武。私自念言。彼出家人也。我儒者。奈何與之同行。遂駐步看大方遠去。復取別道而走。又遇二人偕行。久之亦失伴。行亂石草莽中。虎跡縱橫。甚可畏怖。遂自悔曰。適同大方走。或跟定後二人。皆不至此。今將奈何。忽見一茅屋。有一人出曰。汝死矣。來此汝欲何所爲。答曰。平生所願。惟清勤二字耳。其人走入屋。持索而出曰。恁麼則作牛去。遂失聲大叫。狂走而覺。此夢亦奇。先生當深思之。

鎮江錢邦芑字開少。後出家。號大錯。其弟。字馭少。能詩。質人誦其居庸關詩。居庸千尺薊門間。舊是中原第一關。屬國久通高麗使。邊牆直界朵顏山。天無私警兵纔息。統有專歸戍自閒。只羨盧龍田子泰。炳然高節邁塵寰。其二云。搖髻生當戰伐年。南軍正戍白狼煙。餉輸滄海千艘粟。門接醫閭萬仞天。將略何人雄虎豹。廟謨終歲輦金錢。一從解甲投戈後。博得中原日宴眠。此詩共三首。今逸其一矣。

明成祖。非馬后子也。其母甕氏。蒙古人。以其爲元順帝之妃。故隱其事。宮中別有廟。藏神主。世世祀之。不關宗伯。有司禮太監爲彭恭庵言之。余少每聞燕之故老爲此說。今始信焉。

躬庵于燕都曾見一篋。中藏烏思藏歡喜佛像二軀。作男女交構狀。非金非石非木。儼然血肉也。須髮皆眞。不知其爲何物。

鄧子喻。江西人。在郴州助紫庭丈量田地。偶來談及何督師騰蛟死潭州。埋沙港。其地已爲人築室于上矣。康熙中見夢于其子。并一老僕。言其地。且令扶歸。其子來中湘。如言得之。顏色如生。遂以棺斂。扶之而歸。

蕭山縣人來度。官滇中。嘗睡去。于冥中列坐審判世間事。亦有千古未結之案。後語人曰。余不久矣。今將實授也。未幾果死。其生時嘗親爲堯文言之。

上因修一統志。令天下皆具輿地圖册。以攷疆域道理之遠近。皆聚于統志館中。余向雖曾泛覽。然未及鈔寫。將以俟之異日也。

蕭孟昉。太和縣人。富可敵國。然能應接四方之士。躬庵先生每過其家。後因韓大任在吉安。應接其糧餉。上問及之。而老于囹圄焉。

泉州同安縣人林時山。字樓船。在臺灣以功封伯。後因保舉施烺。烺叛。遭杖削職。其子前在都。忘其名字矣。有書十數卷。曰明季紀事。自隆武二年起。癸亥鄭氏國亡止。皆臺灣事也。文筆雖不能矯健。而紀載詳

明楊于庭在都門曾見之。

劉益其言吉安烏兜人陳箕甫字狂奴。其弟陳遘字二止。鼎革後不薙髮。狂奴死于甲午。二止隱山中。惟一奴供炊汲。子弟外不見一人。後因山賊之亂。諸郡縣發兵勦除。兵過其居。見其有髮。以爲賊也。執之以歸縣。鄉人皆知其賢。謀劫之途。二止曰。無以我一人故。累及一鄉。立諭衆散。使歸報吾子弟。可輿棺一具來縣前。吾將死矣。時知縣蕭恆夜鞫之。曰。吾不忍先朝。逃深山窮谷中。以全吾髮。爲聖世之夷齊。一奴外無他人往來。室無寸鐵。予將何爲。知縣審其非賊。諭令薙髮。曰。是不能矣。惟有一死。已令子弟具棺于外矣。令益賢之。詳錄其口供而上之于郡守。郡守諭之再四。堅執如前。守大奇之。曰。是非賊。縱之使歸。全髮山中。數年後始死。

康姓。本西江吉安府福縣人。其始祖姓匡。諱恂。宋藝祖時。與梁灝同榜。因姓犯帝諱。請易之。帝書王康姜三字。令其自擇。定康姓焉。

長沙四十八願門臨清池。地當山麓。境頗幽折。開山之祖。爲秀白大師教下座主也。今堂頭師別韻卞山下人。爲余言。石頭希遷之見相寶塔。乃衣鉢塔也。其肉身塔在兜率寺。寺在衡山衡陽之間。臨湘水。言出師口。未敢卽信。存之以備攷訂可耳。

饒卿云。豐潤縣南二十五里。有車軸山。上建無量閣。尼甯氏居。甯氏年五十餘。一日告衆坐化。曰。三年後啓龕。吾復活矣。遂泊然而逝。衆以全身封龕中。屆期。衆數千人啓龕。顏色如生。以手指案其肉。顫動而血

不疑。以鍼刺之。血出如注。然竟不復活。遂封龕而建塔焉。

楊涵齋述建義侯林興珠阿克薩之捷甚詳。建義本江西南安副將。後陞辰州協鎮。平西兵至。降于周。後在湘潭。涵齋勸之投誠。僞周平。封建義侯。甲子之冬。上在景山召見。語良久。論及火器之利。因問所以禦之者。曰。惟滾被爲第一。上問滾被爲何物。侯曰。卽人家所用之棉被也。上笑曰。是何能爲。侯曰。柔能制剛耳。因詳言其進退滾閃之法。上頷之。又問曰。滾被之外。更有何法。曰。有滾牌。臣家有其器。上立命取至。曰。汝家有能用此牌之人否。曰。有數人耳。遽召六人來。于上前舞跳。上命善射者數人。以鳥頭射之。數發皆不能中。矢未發已滾至面前。疾于飛鳥。上大喜。問能用滾牌之人。何方可以召募。得人幾何。可以成一旅。曰。多則一千。少或五百。可以用矣。惟臣鄉漳泉之人多善此者。須于閩募之。上曰。此去閩遠。往還非數月不可。今直隸山東河南多臺灣投誠叛種者。皆閩人。召用之。五百可得也。侯曰。誠如上諭。遂召募教演。未幾而成。亦未知上之將何用也。至乙丑春夏間。上命往征羅刹國阿克薩城。羅刹國在極西。絕荒遠。幅員極廣。阿克薩其極東之邊界也。在烏龍江側。與梭倫鄰。栅木爲城。一將守之。兵不滿千。其人猛如虎豹。而火器尤利。發無不中。梭倫時被其害。子女參貂。搶據殆盡。梭倫之貂。爲天下最。以羅刹故。不得時貢。且數以羅刹之過上訴。上既平三藩。未嘗一日忘羅刹也。乃命彭椿公領鐵騎三千。爲陸路將軍。林興珠領滾牌五百。爲水路將軍。往征之。水陸並進。上曰。阿克薩城。吾得其地。衆少不能守。多則餽餉難。吾非欲其地。特以梭倫時來哀訴。吾不忍其侵暴。命汝往討其罪。汝彭椿體朕此意。林興珠老將知兵。宜聽其方略。以

時進取。邊地早寒。不宜久駐。林侯南人且老。不能寒。城克仝其先歸。汝彭椿撫其衆。欲歸羅刹者放之歸。有降者與偕來。燬其城柵。踐其土地。蹂躪之使不可復耕牧。則自外四十八旂揚兵而歸。若五六月間不克。亦即罷歸。待來歲再計之。兵進五月間至其地。以梭倫人爲向導。初羅刹屢得志。二十年無一騎至其地者。城既狹小。則皆散處於外。備益弛。梭倫人導吾衆走深山中。亦不深諳遷路。略識方向耳。見有人煙。趣圍之。數家聚耳。屋皆以樺皮。甚堅緻。執其人問之。則去阿克薩不遠矣。有一人逸而走。林侯曰。宜亟進矣。掩其不備而圍之。仝其在外者不得入。在內者不得出。少遲衆合。不可當也。無待舟師。彭椿公遂以鐵騎三千進。比其人至。兵已迫城下矣。城中人不多。衆散處不得合。內外隔絕。城四門皆有巨砲。猛烈不可當。然司砲者皆隔于城外。無能施放者。遂困之。而城堅不能驟下。城有守將。其父亦守一城。相距七百里。城傳烽燧。其父率衆五百。自上流縛木筏順流而下。五月二十三日。圍阿克薩。二十五日。救兵已至。偵知之。林侯曰。是兵自水來。若使登岸。則不可當。吾以水軍往迎之。皆斃之于江中。大軍之圍。不可撤也。則皆令衆裸而入水。胃藤牌于頂。持鏟刀以進。羅刹衆見之。驚所未見。呼曰。大帽韃子。衆皆在水。火器無所施。而藤牌蔽其首。槍矢不能入。以長刃掠牌上。折其蹂。皆踣江中。殺傷大半。餘奔潰而逸。與珠不喪一人。復圍城。與珠曰。此倖勝。城若不克。大軍至。無噍類矣。仝三千五百人。人取草一束。堆城下。不下即火之。城中呼號。請降而出。縱其守將歸。有降者置軍中。堅守之。三日而城下。侯遂先歸。侯之衆在瀋陽墜騎而死者一人。病死于途者三五人耳。未嘗亡一夫于敵也。陛見。上大喜曰。林侯之功。史册所未有也。下部議賞。不

酹其勞。上命更議。彭椿公既平其地。甫歸報。而羅刹已于其地復建城。比前愈巨。益其衆。耕牧如故。掠梭倫益甚。上怒彭椿公踐踏其地之不力也。以前功折其罪。幷侯之功亦不敍焉。林與珠雖老。不能一日無婦人。清制惟王行師。可攜婦人。貝勒貝子公皆有定數。公以下不得有。林以女子髡其頂。詐爲男子。裝置帳中。與珠不能交結諸當事。更不善事上之左右。初上命侍衞佛寶闢寶隨帥東。與珠以帳有婦人。不令二人坐。來則坐之帳外烈日中。二人以此怨之。歸譖之于上曰。與珠固善戰。然輕佻不持重。無大臣體。且私攜婦人。上曰。彼老非婦人不適。可無問也。然以此少之。

子霖在秦。欲游太白。李雪木曰。兄氣弱。不宜往。地高寒冷侵人。且多雹。有片雲起。雹即落。有大如屋者。路見雲色異。即疾走匿山巖下。以免。若行遲或不諳徑。多爲雹傷。故諺云。窮不游武當。富不登太白。

饒卿言有馬醫子病癖。脊間有塊礙手。病日甚。百藥不效。死矣。其父恨之。取刀刮其脊。有物如筋狀。韌甚。取出。刀斧不能斷。斷其物。既出。而子之鼻間栩栩然。撫其胸前微温。遂縫刀割處。置之于地。久之漸甦。經一晝夜能言。索湯水。竟生矣。調理久之而愈。此事雖怪誕。然有至理。華陀之方。皆從此入。想惜其學不傳耳。聰明而能深思者。當於此別開一路。

李棠字紹林。桂林府臨桂縣人。以御史降廣東雷州知府。三桂變後。檻車逮至常德。棠在朝曾特疏糾三桂。故欲得而甘心焉。至則以其人望。宥之以爲中書舍人。來衡即位。陞大理寺丞。後投誠于韓撫軍世琦。棠昔亦嘗論韓。韓不以介意。厚遇之。入朝。上怒其反覆。謫戍遼左。仲翔在常德。嘗主其家。

在衡時三月中聞蟋蟀聲。虞臣以爲異。非曾曰。吾鄉四時常鳴也。又有蟢蛛墮于前。色爛然如白銀。此亦中原及東南所未見者。

偶閱正楊二册。乃汝南陳耀文之所著。以正楊升菴者也。升菴之書。固多謬戾。而陳氏正之。亦十得二三耳。聞更有正正楊一書。尚未得見。正正楊與非非國語。千古奇對也。

紫庭言西洋有製南鉛法。每鉛一石。追出銀四兩銅六斤。餘皆變爲黑鉛。亦厚利也。余向以黑鉛置南鉛。則南鉛皆變爲黑鉛。然爲時頗久。若不多折耗。則利亦可倍。

楊升菴云。史記旁羅日月星辰。文選陸佐公新刻漏銘。俯察旁羅。升臺登庫。尚書考靈曜云。冬至十月。在牽牛一度。求昏中者取六項。加三旁參。順除之。除。朱筆改作卻依鄭注也。鄭元注曰。盡行十二項。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項也。參猶羅也。昏中在日前。故言順數也。明中在日後。故言卻也。據此則旁羅乃測天之器。如今之日晷地羅也。十二項者。十二時分爲十二方也。此可補史記注之遺。此說有據。而晦伯非之。傍羅爲測器。卽不可以證史記。而今人名向觿曰羅經。則確本之此也。余謂十二項。卽十二向也。

楊云。唐詩幕雲生嶺上。積雪在羅間。山回之地堪爲墟市者曰羅。周禮曰。禁其鬬羅。注。鬬以力爭。羅以口爭。交市之地必多爭。故禁之。此亦可以證羅之爲市。其義所從來遠矣。後世市謂之墟。歸市曰趁墟。言有人則羅。無人則墟也。蜀謂之場。滇謂之街。嶺南謂之務。河北謂之集。此解唐詩羅字甚可。而陳力非之。亦太過矣。

攷得漢高祖起沛時年四十八崩時年六十三。

與紫庭談諸葛孔明之出祁山屯兵五丈原之失歎陳壽之論孔明分寸不失觀場矮人未可與論古今也紫庭見解超卓迥出倫類天下不多見也

衡岳集賢書院在集賢峯下祀李鄴侯韓昌黎趙清獻周濂溪羅洪先五先生明太常夏良卿謫守茶陵時同編修張治知縣彭簪所議建者後因朱晦菴張南軒二祠燬于方廣郡人曾鳳儀重修是院遂以朱張二子之主附之春秋合祀焉今亦以僧守之書院地基頗寬敞屋宇皆修整守祠者有數僧差覺不寂寞環院皆松篁左數武爲退子頭胡文定公專祠在焉又半里爲湧甘泉書院院旁紫雲洞左上有陳白沙先生祠甘泉少承白沙之學以白沙嘗寤寐衡岳卒于是構祠于此院左有甘泉坐石有端默石有甘泉洞

南岳規模宏闊過于岱宗無論嵩華初陟山麓即覺氣象迥別羣峯羅列層層浮出各極奇秀而雄渾博大絕無巉巖刻削之狀正如雷尊象鼎雖丹碧爛然而太樸渾淪之氣非鬼工匠手所能擬議又如杜少陵諸絕作必非清新俊逸超脫幽奇等目所可形容者也

南岳絡系潭當華岳嶺之右其上飛流數道穿諸嶺而來匯于潭潭在兩山峽中亂石林立急流觸之怒躍旋而成潭蓋水安流渾而爲一則其色紺碧一遇擊搏衝破水面噴濺而起者其色如珂如雪如躍冶之銀凡水皆然茲急灘遇石而碎急不得復合而求合愈急則漩而爲螺文水當方破未合之際色白如

霜雪水爲石碎千條萬縷而下歸于潭皆細如蛛絲重重漩渦潭如一極大車輪運轉于下而繰諸嶺之水抽爲銀系以下洩不知化母于何年月日理此一副機杼軋軋至今歷終古而不窮也初命此名者爲誰氏可謂善于體物者矣

絡系潭而西路反稍就平坦石益奇秀森列諸峯稍稍出泉左右交流淙淙若琴瑟笙竽路當平衍處皆良田疇引山泉以灌溉至絕頂而猶然人言南岳無地非泉或隱或見或緩或駛或上下承之或左右分之匯之細若鳴弦壯如奔雷俯爲垂珠仰爲噴雪僧廚舉炊不汲而至伐香爲碓起止自如泉所至爲田所不至爲圃乃此山之獨盛信有然矣

南岳玉板橋或曰御班言宋徽宗嘗至此故名按徽宗未嘗南狩安得至此野人之言不止齊東不足信矣

于玉板橋回望岳廟在咫尺天朗無雲湘流亦明滅可見諸峯斷續起伏如龍蛇蜿蜒或見其首或見其尾或見其爪牙盤旋糾結勢無定向眞奇觀也

上封寺西一里爲湘南寺基寺踞煙霞峯麓竟極奇峻有巨石峭壁鐫大觀字趙吀筆也其下有隱身巖唐懶殘以指畫石曰身健端須飽此心問山臨水極幽尋待余書徧湘南寺卻向山中老定林

余謂南岳乃一幅朝會圖也祝融一峯獨尊最上羣峯不能望其面目如聖天子端拱穆穆于九重之上天柱諸峯環列左右如公孤岳牧垂紳正笏侍立于丹陛之旁七十二峯羅列其下如羣寮庶采揚塵舞

蹈于堵墻也。紫蓋一峯。別向而走。如大將受命于朝。鑿凶門而出。得專征伐以討不庭。五嶺諸山。拱服天末。如四夷八蠻。稽首向闕于絕塞也。中國威儀。已定粉本于此山矣。

南岳有飛來石船。在祝融峯下。長數十丈。篷桅篙櫓。無不逼肖。嵌空架兩石上。昂首聳尾。儼然百萬斛之艘。凌空御風以行。而暫維于此者。國初有僧號破門。結茅于其下。師能詩善書。書法爲湖南第一。庚寅順治七年。南陽彭禹峯先生來游南岳。與師把臂入林。相得甚歡。贈之以文。中有云。石船有時飛去。如和上頭顱何。次年辛卯三月十二日夜大雷電。石船震碎。禹峯之文遂爲讖云。聞之山僧曰。是日午後。見有野狐曝其上。忽紫雲垂下。雷聲大作而狐斃。半夜大雨如注。山水泛漲。推船去。疑以擊狐之故。驚起蟄龍也。翌日有南天門道人于其所拾得雷楔一。長四寸。闊一寸六分。其上腦崩去少許。亦異矣。

南岳羣峯皆向祝融。獨紫蓋別爲一局。然其支皆界湘而止。湘水自西來。繞衡之南而東。九背九向。歷歷可數。蒸水來水。茶陵之水。皆在目前。諸峯不能一一知其名。浩然羅列。殆以百數焉。止所謂七十二哉。昔人蓋目其巨者耳。

身之所處者高。則目之所及者遠。人立平地。平目而視。不過數里。目光之所切。止于此矣。

武昌縣城甚小。卽古之武昌也。孫吳之所都。庾亮陶侃之鎮皆此地。今之武昌府。則江夏也。縣城臨江。庾樓在焉。元次山之退谷。蘇長公之九曲亭。皆在縣城西。吳宮故址。則西山寺也。

喜雨亭記後段云。歸之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太空。太空冥冥。愼庵曰。天子曰不然。

嘗作天子曰否。蓋上下皆用韻。而此句獨不然也。

後赤壁賦。蓋二客不能從焉。錢慎庵曰。此句之上。必脫一句。而焉字當衍。蓋從字與茸字宮字韻叶。而上句脫去。亦不成文理也。

慎庵摘崔考功黃鶴樓詩之五六云。六之鸚鵡洲。乃見成語。漢陽樹則扭捏成對耳。且芳草萋萋。亦屬見成。而晴川歷歷則何所本。且歷歷漢陽樹截以成句。而萋萋鸚鵡洲成何文理。古樂府云。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是歷歷字貫下樹字。而萋萋字則連上芳草字矣。律本二對。今上四句。皆不對矣。而五六又草率如此。太白閣筆而千古更無異辭。實不解也。若云只取氣格耳。既云律矣。何乃只取氣格耶。慎庵此言。細入毛髮。吾恐考功青蓮復起于九京。亦無以對吾慎庵矣。

吾少讀東坡赤壁二賦。已知即此一題。將錯就錯。原自絕妙千古。而後人殷殷考訂校正。一何愍也。亦壁本赤嶂。見酈道元水經注。昔臨大江。今壁下長巨洲。成陸地。距大江遠甚。滄海桑田之變。亦甚速也。赤嶂者。乃一大石。突出于外。形如象鼻。其色微赤。故名。即毛寶放龜處也。嶂下有亭。中豎石碑一座。大書白龜渚三字。亭前鑿白石爲巨龜形。矯首水厓。白龜渚之上。復有亭。中塑子瞻像。有子瞻臨江仙諸詞。亭中有額。徐子星題曰萬古風流亭。西向。亭之東上有堂三楹。榜曰二賦。南向。兩壁鐫諸名士詩文甚多。又東北上有石級數重。上建傑閣。曰留坡。庭中巨碑鐫前賦。乃元趙松雪所書。嘉靖中。黃岡令孟津刻之於石。又念奴嬌大江東去詞。大梁鄒鳳儀所書。皆俊偉可觀。閣已廢。不可登。閣之南下有亭。扁曰酹月。轉而東南。

爲新構王公新祠。昨爲霹靂所震。今更新之。夫赤壁諸亭閣。皆坡公舊迹。頹敗零落。不可名狀。而王公之祠。巍峩輪奐。乃爾。宜乎神之怒也。

王公祠東一小菴。又東爲晏公廟。相傳大江昔經其下爲泊舟所。祠禱最盛。今距江既遠。略無牲牷之獻矣。嗟乎。勢之所在。人爭趨之。勢去則冷。雖明神不免。而況于人乎。

白龜渚去江雖遠。以水大猶存溝港焉。緬想石臨大江。所謂巉巖蒙茸。虎豹虬龍。皆極形容之致。今地既平坦。石亦不高。無足觀矣。

太白詩云。衡山蒼蒼入紫冥。下看南極老人星。老人星近南極。中原不可見。必登衡山之頂而下望之。今時中原夏夜。老人星出地平數度矣。則南北差爲之也。余意祝融之頂。夜觀象緯。必能見近南極諸星。如十字架蜜蜂等。世之通天文者絕少。故世罕知焉。余至衡山。又不能留信宿。以見世人之所未見。亦付之無可奈何已。

衡山有望日亭。僧云。惟此地可望日出。當天氣晴朗時。雞初鳴。坐此以俟。日出如車輪。奇莫能狀。而山下方夜半全暗云。登岱宗日觀者。言亦如此。

望日亭之東壁。刻峋嶁峯禹碑七十七字。碑本在峋嶁峯。韓昌黎詩曰。峋嶁峯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薤倒披。蟻腳鳳泊拏龍螭。事嚴迹閟鬼莫窺。道士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漣而。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劉禹錫寄李衡州詩曰。傳聞祝融峯。上有神禹碑。古石琅玕姿。祕文龍虎形。韓

以爲在峒嶁。劉以爲在祝融。蓋唐人多未之見也。道宋朱晦翁張南軒博采廣搜。竟不可得。晦翁著韓文考異。謂衡山實無此碑。以韓爲傳聞之誤。故六一居士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鄭漁仲金石略。皆不載此碑。嘉定中。蜀士因樵者引至其所。以紙打碑。刻之夔門峽中。後亦不知所在。僉憲張孚文自長沙得之。云是宋嘉定中何致子一幕。刻于岳麓書院者。字皆科斗。不可識。嘉靖初。國子生沈鎰自謂能辨此。因爲之釋。且謂有神人授之夢中者。益怪誕。而洪甘泉信之。爲文書釋文後。而楊慎郎瑛亦各有釋文。字多不同。管大勳憲使又翻刻于此。余睹流傳刻本久矣。形聲意象。展轉求之。不得其故。大都古今人非自欺則欺人。與爲人所欺耳。六經諸史暨三藏十二部諸家之書皆然。不止一峒嶁碑已也。

衡山有觀音洞。洞上有石橋。陵空架石。自下望之。非復人間境界。橋畔蒼松倒垂。云昔已枯死。今其半復活焉。羅念菴所手植也。

衡山山峽中。遍地皆野蘭。葉不及福建者。花綠色如碧玉。香遠過之。

靈巖繼起和尚。應南岳福嚴寺之請。攜數千金。領職事人等至衡山。時繼公名震海內。道俗數千人送之入山。至福嚴一宿。監院方營齋。夜大風拔木飛屋。殿瓦落盡。達旦不休。師召衆問曰。福嚴向多風否。衆曰。福嚴數千年道場。向若多風。何以安衆。繼公默然。率衆即去。至中山上堂而歸。此後無復興之者。繼公東歸。諱言其事。故知之者少。

凡讀書交友登臨。皆須全副精神應之。若當精神勞瘁之時。少一懈墮。反成窒礙。不可不慎。

余宿衡山雲開堂時夜半夢醒聞雨聲如注風撼屋宇皆動曉起主僧來言夜來峯頂大雪亟出屋後仰望自香爐峯以上皆爲雪覆如銀堆玉砌香爐而下依然翠靄千重時風雨猶未止想上封正在撒鹽飛絮也雪景之奇于斯極矣

武昌縣之西山寺基卽吳大帝之避暑宮晉之靈泉寺也寺左有九曲亭乃東坡之所創造而子由之所記焉者扁曰文章名義乃于北溟之所書又曰九曲煙巒則徐子星之所書聯曰身世總虛浮醽酒臨江笑孫郎宮名避暑霸業而今安在江山眞面目登高作賦獨東坡亭俯九曲風流千古猶存亦徐子星筆也境佳絕東坡眼力固自過人

雪嶠山居詩云不定游方不戀家下牀移步卽天涯無心遇境境偏勝生眼看山山轉佳佳作嘉頭帶曉煙行薜荔身沾殘雪臥蒹葭村齋一飽樂無事滿鉢擎來盡落花此詩別爲一格清硬極矣又有題畫詩曰買个小舟撐村南與村北何時撐上山拋舟抱雲宿又題畫句云石梁橫雲翠滿衣一片秋山響飛瀑又句云沙鍋無蓋煮青天皆奇句非人力所能到也

余自幼有五岳之志自壬申之春始登衡山上祝融望七十二峯紀遊覽當自此始雖然昔人五岳之遊所以開擴其胸襟眼界以增其識力實與讀書學道交友歷事相爲表裏而有顯祕之殊爲益于語言心思之表故其益益大觀成連先生之教伯牙可以悟此矣吾輩登一名山覽一奇境而自審其胸襟眼界依然吳下阿蒙又何苦費時日喪精神勞僕夫之筋骨減香積之法食而登降上下爲耶反不若酣寢于

茅屋之下之爲安且適矣。不可不猛自警省。

李拗機。不知何許人。行乞于漢口。不畏寒暑。不擇飲食。喜噉生肉。語蹇澀不可辨。至人家。輒取紙筆亂書不止。字多不識。間有一二成句者。四方人言其語多奇中。有乩仙降筆。稱爲仙人李拗機云。不庵先生嘗見之。曰。其所書詩句。多宗門語。蓋宗門中人也。漢皋小草中有李異人傳。紀其事。余遇之漢上。立一木器店前。羣兒圍繞無隙處。拗機帶笠。衣綠布棉襖。口喃喃作聲。眼時瞤。無已。持煙筒連吸數十筒猶不止。岳濤以其所書之紙呈予。首幅云。鬅鬆頭髮。黑白眼睛。天童法子。金粟的孫。其後字多不識矣。觀此則是費隱或石車會下之人。果一禪客也。每幅之後。必有南京報恩寺。恐此人乃金陵遺老。逃而之禪。別成心疾者也。亦可憐矣。而世人反以仙人目之。不亦寃哉。嗚呼。世間事類如此者。亦復何限。爲之三歎。

甲戌四月十六日。于郴州見毛蟲化爲胡蝶。張翼盈尺。幾與羅浮爭雄長矣。

郴州又有物。形如蝦蟆。色甚綠。四足長過于身。指爪甚異。能援樹木升其顛。附牆壁而上行如猿猱。蟲豸也。不知何名。前可中文石輩。于後園見此物于樹杪食花。執而縛之。投水中。亦能游泳。今日更見其一。皆所未嘗見者。

料理秦邊九衞圖。著色畢。丹碧燦然。亦可喜也。雖未盡余胸中境界。然山川之阨塞險要。馹站之迂直遠近。兵將之所駐札。外夷之所游牧。已纖悉畢具矣。圖邊塞者未之能過也。

李楚玉有友數十人。皆閩會少年英俊。人各有長。相約各執一藝務盡其理。數日一會。較其所得。必快聚

一二日有不中程者必罰焉今皆斐然可觀矣此與予教諸子之法不期而同聞之不覺狂喜然余風塵奔走未卜歸期諸子四處合幷无時不如諸公多矣爲之慨然

圖麟曰賓主必相忘而後可久余曰忘履足之適忘帶腰之適也忘賓主之適也圖麟爲之擊節

彭岳放住善化縣右雞公陂門徑幽寂有山林之致書其門曰白髮消窮達青山傲古今讀此聯可想見其人矣

松坪詠一人送陸稼書去官詩中一聯云有官貧過無官日去任榮于到任時佳絕非陸先生誰當此者

嘉定寶山衞築于明永樂七八年間時轉漕尙用元人海運行海者望海收帆此地皆平壤而黃浦乃入吳之口特築土山三百餘丈于江東對岸所謂寶山也有衞城久廢圮其基猶在今上命移其磚于內地云

文璽師出家于會寧嘗游學于寧夏寧夏城北二里許有海寶塔古道場也圮廢久矣有山西商何雍眞兄弟六人以拳勇武斷鄉曲爲人報不平賈于寧夏偶于途中避雨聞梵唄聲乃六僧結制修淨業者雍眞有省慨然曰我于何日亦得如此足矣游海寶見塔心動遂捐數千金建造叢林規模宏大請慧光和尙主持佛事慧光廣東人入終南山習靜苦行數十載龍天推出允爲一方唱導之師不受他人爐拂亦不偏執一家言或禪或講遠學者之意嘗榜于柱曰大檀越不見僧過善知識能順物情戒律精嚴福慧具足慈山紫柏而後所僅見也文璽師在塔下曾爲庫頭故言之甚悉

影餘處有三悟書三悟者星悟穴悟人悟也云其書出榮國姚恭靖手人悟一書爲他人假去余取星悟穴悟二書觀之星悟則取神道大編天文實用之說以地平環上星安命宮而雜以中國五行生剋之理而成之穴悟則堪輿家言耳而發端於地員經緯度乃近時稍知西學者僞爲之託名榮國耳術數之書大抵太公子房武侯棄師輩無一得免況榮國耶向者止于奇壬風角禽星陣圖等今又災及泰西之學矣然惟神道大編出于洪武中有吳伯宗之序（趙之謙按道神大編乃山陰周述學撰述學生明中葉不當又有洪武中吳伯宗序此條有誤）天文實用及地毬經緯圖皆利氏西來後始出姚榮國安得有此一副學問耶市井小人被其愚弄無足怪者獨是讀書明理之儒亦從而信之鑿鑿言眞不可解也

小謝新居宏敞正堂顏曰融中蓋取天台員融三觀義于三觀內獨挈中字則已不融矣當曰融三庶無偏倚

吳三桂之婿王長安嘗于九日奏女伎于行春橋連十五舫以爲歌臺園以錦繡走場執役之人皆紅顏皓齒高髻纖腰之女吳中勝事被此公占盡乃未變之先全身而沒可謂福人矣

張碩忱有自製自行時辰暨兩響小銃皆精妙不讓西人也

金華府武義縣明招山惠安禪寺乃晉阮遙集之宅捨以爲寺者也唐有德謙禪師號獨眼龍者嘗主斯席疎山見溈山因緣不契溈山指見獨眼龍者卽謙公也宋呂東萊寓此著大事記朱晦菴葉水心陳同父皆往來于此有金貂亭蠟屐亭皆阮公遺迹玩珠則東萊遺迹也自元迄明無復興者今頹敗甚矣

諸葛景門于粵中見一異事。長壽菴者。今石濂和尙所居地。本葬有耆舊。遷化已十四載矣。封龕于室。尙未入塔。石濂偶有興造。將茶毘焉。已擇日矣。忽見夢云。我龕中肉身。堅固不壞。它日當出。不可焚也。請開龕以示四衆。石濂疑信相參。乃禱于龕前曰。若予一人獨言。恐涉誕妄。如師有靈。乞見夢于大衆。其日大衆果皆有夢。遂徧告諸山耆宿。長者居士四衆雲集。而啓龕焉。顏貌如生。端坐拱手。指爪甚長。惟頸及頸上有小蛀孔二。置高座供養焉。四座驚歎。咸以爲得未曾有也。

林西仲閩之閩縣人。戊戌進士。爲徽司理汰冗。家居。耿精忠之變。不屈。繫獄兩載。丙辰九月復閩。得釋。西仲于乙卯二月。夢頭落几上。已而飛去。至丙辰八月。忽夢頭復歸。而王師于次月復閩。新安迴龍寺僧。肯爲西仲塑小像。彼時頭亦自墮失去。踰年方得之鼠穴中。用漆黏合。宛有頸瘢可驗。其斷續年月。與夢仿佛相符。幻異極矣。

於閒元宮看貢棻圖。雖不能辨其眞僞。亦佳絕矣。畫至元人。別開一路。墮入十里雲霧中。惟松雪守定唐人規矩。此圖本唐閻立本粉本。載在書苑。松雪蓋臨之也。有吳匏菴跋文。亦遒逸。乃虞山錢介王所藏弆者也。

廬山僧書紅葉上一詩。佳絕。隱公錄之牋上。字亦佳。詩曰。小葉飛來不忍看。赤顏專爲太虛寒。樹頭零落秋將晚。一片丹心血未乾。隱公云。此僧乃金道隱之姪也。惜失其名。

崇禎庚午。阿迷州土司普明聲作亂。初。阿迷州鄰土司祿洪之父曾殺明聲父叔及姪。久圖報復。洪乃糾

濃昂沙龍諸土司合謀共肆姦非于當事。明聲滋懼。遂成騎虎。至次年辛未。所殘破州邑如彌勒州十八寨。所村屯如竹園朋溥羅洪寨一畝田等。俱蹂躪一空。朝議大師征之。更議用土攻土法。令祿洪輩協力合勦。不知其原爲狐兔。陽相仇而陰實和也。是年秋。雲南布政使周公士昌。受命監軍。統大兵七萬。市阿迷州圍數月。明聲密偵我伍諱卒潰。突入大營。祿洪佯逃。各將驚北奔潰。自相踐踏。死者甚衆。士昌罵賊死。文武官被害者共十八員。明聲乘勝益猖獗。即攻圍臨安三日夜。知府秦懋觀登城數其罪。賊歸罪中朝。謂係滇將商士傑所爲。飛火磚上城。幾焚秦侯裘。城中諸紳共慮不守。湊萬金墜城下。并責以桑梓誼。圍乃解。先時。明聲與土官吳必奎有鴻溝約。更欲攻廣西府。經路宜良。徑入省會以踐前盟。時烏合之兵。散不能收。而司帑告匱。惟閉門死守耳。廣西知府張繼孟。時攝行道事。極知兵餉不敷。欲圖權宜計。乃數明聲十罪。令門將張質生員王見可持檄往說之。及城賊擲我從城上按檄讀畢而泣曰。數我罪義也。知我仇智也。招我降仁也。更不我疑信也。有此四德。夫復何虞。並問及鄉貫。使者以扶風對。明聲拊掌喜曰。事何奇也。昨交趾武懿公寄札云。東漢時交趾作亂。扶風馬伏波將軍招之降。至今有嶺南銅柱。今招我者亦同是邑。未必非天所以宥小人而賜之生全也。不降何待。即令兵目阿補付以降文。隨二使詣府乞降。請于息宰河投見。郡侯曰。息者。止也。宰者。殺也。息宰二字。有止殺之義。即詩所云遏劉也。允其請。達之當事。輒再四諭阻。恐中賊狡擄而挾撫焉。侯曰。所慮固然。但使兵連不解。餉運不休。古猶忌之。矧今日兵無可連。餉無可運。徒束手自斃何益。且忠信篤敬。蠻貊可行。息宰之約。自許而自食之。若之何其以示疑

耶。遂堅意整駕行。時二月二十有五日也。繼孟弟繼周暨郡人士諸隨侍員役苦口交阻。繼孟不顧。歷深林大箐。經三日夜至息宰。賊尚在疑信間。以隔河投見報。繼孟笑對使者曰。彼欲訴彼情。我亦欲申我法。隔河非禮也。渡之便。賊夜偵無兵。始率衆渡河。札兵松林下。隻身伏道左。叩首乞降。繼孟馬上鞭指曰。汝是普明聲乎。光天化日之下。何以爲祟。已犯不赦之條。但既來降。應以不殺降之法待汝矣。命于息宰寺候鞫。及至寺前。賊千餘執械圍繞。以防我謀。諸從者毛悚。繼孟不之懼。衝鋒以入。明聲敬迓如神。俯伏階下。汗淋漓。泣訴被誣之由。備悉其欵。再泣乞容繼孟曰。余涖任後。不即整軍問罪。正憐汝無知。姑自悔過。以開自新之路。今既知罪。自應達之御前。可待汝以不死。遂令畫供。明聲感泣。衆皆帖服解散。且獻銃捧刀。指而誓曰。小人不自量力度勢。敢狡焉以逞。茲者首領之保。君侯恩。其敢諼也。倘負德意。有如此刀。又叩謝曰。昔伏波招交趾降。見有銅柱。今小人投君侯。可云銅柱重光。即傳兵目搜采貞珉以紀其事。乞留一言。繼孟援筆題之于壁。見檐扁書皈依寺。繼孟曰。汝既歸順于茲。當易去扁上反字。改曰歸依。明聲叩謝而去。繼孟慮郡人驚疑。乃兼程歸郡。漢夷人士郊迎而賀。當事者靡不歎服。及夏。案滇李君下車。悉其事。達之當宁。是年七月。明聲乘撫旨未下。欲報祿仇。圍祿之甸尾城。三日而下。洪僅以身脫。繼孟聞之。遠冒風雨。七日至寧。而爲呼叱。明聲跪泣。以父叔姪之仇訴。繼孟曰。人誰無仇。解而乃釋。愈結不愈深乎。乃促之令去。仍責還祿之母及二妾一幼子。兩青衿弟。臧獲十八人。俱解之。當事給洪矣。至九月。明聲恨家奴何天衢投漢。授以爵。復欲甘心于何。兵已屯三鄉。而明聲尚未赴也。繼孟密令張質用間于有子之妾

萬氏令氏弟萬人英達之伊子謂此時受撫後子當襲不則幾百世基泯矣萬氏依其說苦責其夫時三鄉屢以兵北報而內又掣之肘兼陡發瘡恙閱三日中氣而死人幸禍根絕矣比次年春適普兵頭奈何奴逃投臨安兵道稱萬氏不備渠作向導一鼓城可破也時武弁輩誤信其言急欲邀功報之當事者請兵餉舉行值繼孟入省與聞力止之當事者陽聽而陰已發兵且繼之餉適繼孟中恙伏牀聞之大不懌兵果圍阿迷城萬氏初以爲奉旨之兵守死以待訪知之更以逐寇兵爲名喪我軍五六百餘當事者始怨及首事已成噬臍案滇姜君星夜遣札繼孟令入阿迷解其梦而繼孟疾正劇強起臥于輿歷八日夜而至臨安見姜君議其事即日帶疾以入萬氏泣迎道左曰氏以少年嫠婦守齠齡之兒閉戶安居不期上之人何苦借人性命要自己功名耶即署州事何二守亦密令其死于此則氏之所不解也向非君侯來合郡士民當不分玉石矣繼孟乃慰以溫言令撤其兵閱三日氏始不疑兵乃始撤繼孟旋郡萬氏攜其子福遠投見姜案君泣愬之詞極悲切案君憐其狀且諒其無它奏之御前允其撫而滇南始獲寧謐云

子霖言北都正陽門西月城中有關壯繆廟東月城有觀音大士廟其觀音廟乃崇禎中敕建以祀經略洪承疇而配關壯繆者也後知洪生降改祠大士焉

涵齋言嘉靖以前世無白糖閩人所熬皆黑糖也嘉靖中一糖局偶值屋瓦墮泥于漏斗中視之糖之在上者色白如霜雪味甘美異于平日中則黃糖下則黑糖也異之遂取泥壓糖上百試不爽白糖自此始

見于世。繼莊曰。宇宙之中。萬美畢具。人靈渺小。不能發其蘊。如地圓之說。直到利氏西來而始知之。硝硫木炭和合而爲火藥。方濟伯偶試而得之。以此知造化之妙。伏而未見者。非算數譬喻所能盡。而世人之所知者。特其一二端倪耳。吾知千世而後。必有大聖人者出而發其覆也。

賜姓之攻南京。總統余新爲梁化鳳所愚。約降有日。遂不爲備。值其誕日。祝壽開神策門。攻之。余新甘輝洪復皆成擒。余新跪而請降。甘輝不屈而死。洪復亦罵敵而死。

洪復。泉州同安人。初爲優旦。賜姓拔以爲將。丰姿嬌豔如婦人。而勇冠三軍。射能百步穿楊。賜姓嘗曰。觀汝才略。可爲大將。惜汝之性情氣質柔媚耳。復曰。復蒙主恩。今至于此。必爲鬼以報主。大將則何敢云。賜姓曰。何爲也。復曰。爲將者。陣前陣後。豈能必勝。復効力行間。惟一死以報主恩。復之願也。賜姓嘗攻漳州營。爲敵所劫。披靡而走。思文所賜七印。一囊貯之。遺失于營中。復獨騎隨敵後入營中。挾囊而走。敵始覺。追之。復發三矢。連斃三人。敵不敢追。遂以印反命。後果死江南之難。

鄭芝龍幼逃入日本。爲人縫級。以餬其口。餘貲三錢。縫衣領中。失去。旁皇于路。以求之。不得而泣。有倭婦新寡。立于門內。見而問之。芝龍告以故。婦曰。以汝材力。三百萬亦如拾芥。三錢何至于是。蓋其婦夜有異夢。如韓蘄王之夫人也。遂以厚貲贈之。而與之夜合。芝龍後得志。取以爲室。即賜姓之母也。

鄭鴻逵字羽公。晚年得痿痺之疾。手足廢不用。夏月必以油入浴桶。通身浸之。安平之人。無敢食油者。皆以供鴻逵之用也。疾後不起。有醫曰。此疾惟人胎可愈。鴻逵即剖孕婦。取胎爲藥。未幾死。賜姓殺醫以償

孕婦母子之命。

鄭鴻逵之子曰小國姓。思文時亦同成功賜姓。黃夫人之入都也。惟小國姓不欲往。曰。吾入海尋森哥去矣。賜姓幼名森。字大木。遂渡海至廈門。未幾而死。因失此人。福建通省之官俱壞。

安平城去泉州府城四十里。乃鄭芝龍所築。海舶直至城下。

涵齋曾見古銅器有名洗者。有名丞者。余疑丞卽水中丞。當于博古圖中攷之。

鄭鴻逵家于白沙。白沙距石井十里。海濱之沙也。潮長不沒。水落有路可通安平。距安平約三十里。鴻逵築半月城于其上。曰釣浦。後鴻逵駐金門。

蔡道憲字元白。號江門。福建泉州晉江人。丁丑進士。死之時年二十九。初授滇南推官。至中途丁外艱。辛巳改長沙府推官。時堵公牧游爲長沙守。公嘗夢米芾來拜。自以爲芾之後身云。癸未崇禎十六年。賊張獻忠陷武昌。七月陷岳州。公督戰不支。爲賊所執。降將尹先民說公降。公罵賊不屈。賊支解公。公罵不絕口。賊遂據長沙。十二月。進陷衡永還。忽拔衆渡江。明年甲申正月。王帥恢復長沙。三月。堵公復任。始發喪治葬。虛葬公于長沙府城南醴陵坡。堵公爲之誌壙。復建祠肖像以祀之。

在衡州時。課倪茹二子。對句云。人歸雁後。思發花前。花藥寺前迴雁峯後。隋薛道衡聘陳作人日詩曰。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三年。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蓋迴雁峯在衡州城南。而花藥寺則少北。且是日適人日也。天然巧合。二子不能屬。改爲二聯課之。

陳允康贈鷓鴣（鷓疑作鵁）山百拙和尙聯云。淡月能描竹清風解弄琴。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事天治人。莫如嗇。絕學無憂。書此三言。以代銘座。

宋司馬光云。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誠乎。劉安世問其所從入。曰。自不妄語始。偶思及此語。深有悟入。光卒于哲宗元祐八年九月。

余觀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戲者。此性天中之詩與樂也。未有不看小說聽說書者。此性天中之書與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與禮也。聖人六經之教。原本人情。而後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勢而利導之。而計禁止遏抑。務以成周之芻狗。茅塞人心。是何異壅川使之不流。無怪其決裂潰敗也。天今之儒者之心。爲芻狗之所塞也久矣。而以天下大器使之爲之。爰以圖治。不亦難乎。

余嘗與韓圖麟論今世之戲文小說。圖麟以爲敗壞人心。莫此爲甚。最宜嚴禁者。余曰。先生莫作此說。戲文小說。乃明王轉移世界之大樞機。聖人復起。不能舍此而爲治也。圖麟大駭。余爲之痛言其故。反覆數千言。圖麟拊掌掀髯歎未曾有。彼時只及戲文小說耳。今更悟得卜筮祠祀。爲易禮之原。則六經之作。果非徒爾已也。

黃廂嶺有望蘇亭。施茶所也。其上有菴。僧見修母子出家于內。衡人全俊公請予爲聯以贈。予題茶亭云。趙州茶一口喫乾。臺山路兩腳走去。題堂前云。奉親入道成眞孝。教子離塵是大慈。題山門云。門外鳥巾花落盡。座中飯熟茶香。

天下事有明知而故犯者。只是不勇耳。此孟子所以有養勇之說也。余謂有作勇。有斷勇。遇事敢爲。此作勇也。決于不爲。此斷勇也。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則斷勇又作勇之本也。養大勇者。宜自斷勇始。

事之成敗。猶兵之勝負。固不可以此動我天鈞。所謂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然既敗之後。則須思失著在何處。自以其失爲它日前車之鑒。如弈者然。則善矣。若冥然悍然。不悔不悟。而漫然曰。吾不以得失動心。而更諉罪它人。則其人更無出頭之日矣。

在郴州時。門人輩游白鹿洞歸。掘得仙桃數十枚。剖而視之。太乙餘糧類也。

甲戌元宵前一日。于郴陽旅邸。北風陰雨。覺冷甚。蓋新春以來。無風不南。無日不晴。梅柳桃李。舊臘已如錦繡。昨風轉北。天即陰晦。寒氣偪人。如北方之冬室中。非火不足以禦寒。天之陰晴。由于風之南北。地之寒燠。由于天之陰晴。湖南大抵然也。飯後益冷。沽酒羣飲。人各二三杯而止。亦皆醺然矣。飲訖。某某者忽然不見。詢之則知往東塔街觀劇矣。噫。優人如鬼。村歌如哭。衣服如乞兒之破絮。科諢如潑婦之罵街。猶有人焉。衝寒久立以觀之。則聲色之移人。固有不關美好者矣。夫登徒子之好色也。非好色也。宋玉固已言之。若夫觀郴郊之劇。吾不識聲色之外。復何所有也。而聲色止若是焉已矣。此其故有非推測而知者也。雖然。有至人焉。見吾之深探化元。細推名理。鑽故紙以終日。惟陳言之是耽。不猶諸子之立觀村劇乎。而諸子之視吾也。亦猶之吾之視彼也。莊生有言曰。其視下也亦若是。（此下疑有闕脫）某人三往臺下覘之。皆不

見云。不知其已登酒樓轟然羣飲矣。口之于味。取其適耳。家飲之于肆酌。其味同也。問其地。則歌樓耳。未有勝于密室園爐之安也。問其肴。腐一而已。此固室中之所可辦也。飲必于肆焉。徒取其褻而費耳。少焉。某人先挾某人醉歸。歸而臥。臥而起。起而吐。吐而復臥焉。某人復去。飯已具矣。使招諸子。則復至。臺下立而觀矣。且云。請余先飯。觀之不足。猶未返也。余飯未竟。而轟轟之聲。自遠而近。漸至室中矣。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而況以非禮飲者乎。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而況非禮爲之而求其必應乎。爭而至于攘臂也。亦勢之所必至也。某人聞之。投箸而起。解之而歸。某人挫某人之銳。以解其紛。某人和衣伴某人以醉眠。某人則竟解衣而登榻矣。四體之卽安佚。人之情也。惡安坐而樂久立。豈人情乎。攘臂相仍。至痛也。以至痛爲至樂。吾未之前聞也。飲而陶然。斯爲樂矣。必也翻腸倒胃。盡出而後已。譬之飲藥以求病也。某人某人則皆然矣。夫目之于色。耳之于聲。口之于味。四體之于安佚。則既爾矣。但未知鼻之于臭。何如也。夫集數百十人于臺下。則酒氣汗氣。下泄之氣。氤氳鬱釀。可想而知。根塵和合。而識生焉。意識了別于中。而好惡因之以立。人之與人。比量而知。不甚相遠也。而此則烏乎測之。夜飲時。某人起而不酌。某人飲而誓之。余與某人。皆有戒心焉。余反復中夜。究不測羣公之境界爲何如也。嗚呼。異哉。

甲寅康熙十三年。僞周元年三桂之變。梆已歸周。三桂兵距江與清兵相持。乙卯春。康熙十四年。僞周二年揚威將軍和碩親王在吉安爲韓大任所敗。走取萍鄉。時大任進取吉安。而叉國相留守萍鄉。萍鄉城南有七星臺。高出城上。上列三營以守。清兵卒至。于二月十四十五日與國相連戰。十六日國相擊七星臺兵以助

戰。清兵乘隙取七星臺下。臨萍鄉而攻。國相不支。棄萍鄉西走。時馬寶自岳州來援萍鄉。留長沙高會三日。兵出至半途。值國相兵敗。即與偕走。巡撫方雲鶴布政李子受一陽總統將軍高起龍亦隨出城。至瀏陽河而止。使反覘之。七門大開。空城無人。清兵猶未至也。蓋十六日夜。長沙湘潭人聞清兵且至。于二日中已逃盡。然清兵力竭。亦不能乘勝席捲而前。十八日夜。馬寶國相等復入長沙守城。未及浚濠。而清兵于二十二日至城下。圍攻三日不克。有王子擯佥甲。登雲梯而上。與玀玀相持。馬寶自後幷玀玀斬于城下。而斷其梯。清兵競搶王子之屍。致斃數百人。退于七里山阿彌嶺。掘濠而守之。自此吉安之援絕矣。初。龍泉人郭公子起義兵以應僞周。奄有龍泉太和安福等四縣。後與大任不協。不相接應。而吉安之勢已孤矣。至丁巳春。康熙十六年。僞周四年將軍穆占至。與揚威將軍兵合攻長沙。占驍勇善戰。三桂聞之懼。自澧州常德來長沙。三月初一日有官山之戰。先是。穆占自陝西來至岳州。將攻之。貝勒以三桂所築土城不可攻。不與占偕。占知不能取。即由平江走湘陰瀏陽山中至官山。與揚威兵合取長沙官山之戰。殺傷相當。穆占軍爲平西戰象之所蹴踏。亦不戰而退。守至戊午春。康熙十七年。僞周五年占南取郴州。自醴陵茶陵攸縣安仁至永興界。有鄉人熊和尙者爲之向導。自永興之東北十八都。走廖江市之郴州之百丈。興郴州寧界萬壽山在東十里走下都橋口秧溪田心岔路口。至梯子嶺阜角樹。于蘇仙橋東郴江祠後而營。閏二月十八日取郴州。僞曆閏二月清曆閏三月是蓋三月十八日也州牧劉漢翊與居民相率而逃。易將軍石固山佟固山達漢太馬斯良。按察僉事皆在軍中。以隨征韓德鴻爲知州。久之。郴州定。取永興而守。而觀音崖爲僞周兵所據。時三桂已在衡

州卽位。三桂于丁巳四月初一日至湘潭，十一月至衡州，戊午三月初三日卽位，七月十八日死。穆將軍留鎮郴州。易將軍等統大兵數萬人，將由永興之北直取耒陽，以窺衡州。三桂命馬寶以兵迎敵。寶等設伏于鹽沙嶺以待。山在永興北六十里，形如蟹螯。寶等俟清兵入谷，伏起，軍于谷口，設拒馬而阻之。清兵不得出谷，于峻嶺之上發火器以擊之。清兵殲焉。易將軍石固山皆死。佟固山等僅免，以數騎遁。寶追至永興，將渡便江，有神兵見于雞公山，始退軍焉。兵雖敗而穆占坐守郴州，終爲衡州牽制云。

熊和尙以向導功授前鋒千總。小人得志而驕，淫掠暴虐。穆將軍命韓知州杖斃之。

石固山死，傳首衡州，梟于市。後一老僧收而瘞之。簡親王至衡，其家人子弟有在軍中者，懸重賞以購之。人言老僧召而問之，固山之齒鑲之以銀，言而相符也，發而奉以歸，以百金賂之。

雞公山奉眞武像，今勅封佑國寺，命達爾漢兵部郎中馬斯良太常致祭，改山爲鳳皇山。

穆占征南大將軍。

予在郴州時，有巫登刀梯作法爲人禳解者，同諸子往觀之。見豎二竿于地，相去二尺許，以刀十二把橫縛于兩竿之間，刃皆上向，層疊而上，約高二丈許。予至，少遲，巫已登其顚矣。以紅布爲帕而勒其首，束其腰者亦用紅布，更爲紅布膝袴著足脛間，如婦人裝，而赤其足，蹲踞梯上。梯之左懸一青布旛，幷一籃，貯一鴨於中，下又一巫，鳴金鼓向之而禱。久之，梯上之巫探懷中出三筊，連擲于地，衆合聲報其兆焉。巫乃歷梯而下，置赤足于霜刀之上而莫之傷也。乃與下巫舞蹈番擲，更倡迭和，行則屈其膝，如婦人之拜，行

遠于梯之下。久之而歸。旁人曰。此王母教也。吾聞南方蠻夷皆奉王母教。事皆決焉。嗚呼。聖人不作。天下人心莫之依歸。而鬼神因之出焉。禱祀之事。紛紛雜出矣。刀梯之戲。優人爲目連劇者往往能之。然其矯捷騰躍。遠勝于巫。非奇事也。而其中亦有鬼神之說。又聞南巫有打油火法。熱油于釜。百沸而沃之以水。綠火騰上。巫以袖收之。至病人見魔之所。啓其袖而數放之。碧燄滿空。物遭之而不然也。此所謂陰火矣。惜無從見之。

誓自今日始。除經史典册外。其餘一切文玩。悉皆屏除。資生之具。惟儲最下者。如瓦缶布衾之類。不得營金銅細磁紬帛等物。事皆易辦。舍亦不難也。以此自誓。如受詛盟。

余于甲子初夏。在包山沈茂仁家。偶有所見。奮筆書曰。眼光要放在極大處。身體要安在極小處。迄今十年。乃不克踐斯言也。甚矣知之易而行之難也。

耒陽有杜陵祠。祠後有塚。以爲公墓。僧守之。按史大曆五年。公至耒陽。聶令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故耒陽有杜陵墓。自宋以來祠祀之。然以詩考之。公是秋又下洞庭。欲歸襄陽。尙有別湖南幕府親交。及過洞庭湖詩。則公不卒于耒陽可知。余聞岳州更有公墓。但未知的在何許。此地雖有可疑。然不可謂非公經行流連處也。

彭蠡。字秋水。溧陽人。寓江寧。順治末。雲南撫軍袁九敍（懋功）藩司顏乃來（諱敏號淡叟）皆聘之入幕。康熙元年。題授武定州祿勸州知州。八年丁外艱。十一年服闋赴部。復補澄江府新興州知州。次年三桂叛下獄。未幾

釋出。後授翰林院編修。出爲行營兵曹。隨胡國柱取樂昌。攻韶州。又隨攻永興。授職方司郎中。僞周平後。歸隱長沙。

馬子騰言襄陽名醫張岳來湘。用附子必擇重三四兩者。始得奏效云。此語發人所未發。今人用附子必擇重一兩四五錢者。過重則以天雄目之矣。余向亦以爲然。乍聞此言。爽然自失矣。嗟乎。物理無窮。人知有限。胡可輕言格致耶。

彭秋水放餘吟。凡一百三十六韻。前一百韻用杜陵夔府排韻次第。已更用本韻三十六字以足成之。敍滇事甚悉。亦奇才也。

紫庭在浙川縣督糧之暇。取鄧元錫函史。纂成職官考一册。出以見示。眉目亦自晝然。所惜者缺六朝與五代遼金元明焉。予諷其補成全璧。有益于後學之事也。

秋水言人以謙和退讓含忍寬厚爲治人事天第一義。蓋深有得于猶龍之學者也。